



宜春縣志卷二十上

藝文志一

經以載道史以記事鄭箋孔疏各抒所得馬班纂著亦自名家文獻可
徵洵足尚已至若道德寓言寄託幽遠名山秘笈卓有成書考古之資
得失之林關係尤重可或畧歟宜雖僻處偏隅代有作者或羽翼經傳
或追踪左國或遐慕莊老或模範韓歐餘韻流風於茲未墜爰仿四庫
之例分部彙輯載其篇目其有鴻文鉅製堪備考證者以類相從編為
文徵志藝文

經部

唐

通元經解

國風正誤

一卷

彭構雲纂

鄭谷纂



宋

毛詩句解二十卷

大易粹言

李公凱纂

方聞一輯

張嗣古跋 大易粹言前太守曹君種命郡博士方聞一所裒輯者也雖七家之書不無淺深異同之論然考其師友淵源則皆自伊洛中來學者得此書而萃觀之則淺深異同之際乃吾所用力之地苟能窮其所已言以求乎至是之歸體其所未言以造乎自得之實則知陰陽五行升降上下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畫前之易當在吾心而不在書矣豈徒以廣耳目見聞而已哉歲久板漫滅不可讀因念刊書之難為之修改七百三十有六板凡二十六萬一千五百九十有四字以與學者共之亦以無忘曾君之美意云嘉定癸酉五月望後某日邑人張嗣古跋

明

詩經編義

易經秘旨

四書大全辨

袁一唯纂

劉世華纂

張自烈纂

周鑑序 子始與爾公張子交蓋自袁臨侯南遊之壬申夏也張子孝友恭儉稱於鄉閭性剛潔廉靜推於人以不欺為本人與接若怡怡無所忤比發施於事則義有可畏而其能有不可及故其勸止纖悉謹而有法至改其大節偉如也甲戌春輦上謁官奉新撤將謁闈人之司部事者臨侯兩疏爭之既而就晉學使會貪污御史屬所私弗得志矯劾臨侯得逮張子聞道入長安周旋園狹中人為張子難之乃更安留如素也既五年臨侯移節淮南其時視饜貴人欲相屈弗可得遂以臨侯能冷笑入糾嗟予是鳥足以入臣子罪哉臨侯為

賦冷笑詩去位而張子拏小舟風雨飄飄浙江千里相攜歸袁山省
其兩尊人始更來南鳴乎如張子者豈易及哉人當患難鮮不退避
弗前而張子獨好與親如其身受之及既平人恒嬉煦相近張子乃
獨引去若落落未嘗合者此張子之所以難能也聞之先君子西江
理學節義之鄉也今上行堯舜之政難以盡舉然其大者有三如袁
臨侯湯谷美陳士業之事則十三年以來所首稱又三百年以來所
僅稱也谷美士業各以忠亮忤時既遠而上察知其誣各還職如故
視吾臨侯一撤云三君子者宜春臨川新建皆西江產斯異矣而皆
與張子敦平生之志稱友善則又異而予於三君子佐佑有年或一
日如終其身或與終身交又如一日則三君子又皆不棄遺予也則
又異鳴乎予不孝得藉諸君子之賢下見先君子也孰非吾張子之
賜哉張子嘗慨然曰世道存存根乎人心人心邪正根乎學術學術

不正生心發政其害難窮子與氏之好辯豈誠得已哉於是為四書
大全辨行世其指吳次尾序之詳矣予又推本其人如此益信張子
之為人始予張子之學而天下知三君子之人則亦愈知三君子之
學也哉

重定閩鉅刪本自序 士習四子書三百餘年莫有辯大全者辨自
予始崇禎己卯秋南大司成周公鳳翔見予析別疑義深中肯綮亟
咨部鉅行予時未奉朝旨雖已注國初舊本未遽散署曰四書大全
辨遠近購者踵至姚子履中捐千金鏤板金陵世稱金陵本是也太
史張公曰廣同學周鑑吳應箕劉城沈壽民方以智皆有序版成屬
武林何執篆印行世會執客舍災版幾燬執棄妻孥橐篋弗顧趨倖
負版出一時房牖具燼版獨錦然存告予曰災不及版書必傳予曰
否俟異時刪定庚辰吳喦公峒曾視學江國覽大全辨刪本題之呈

詳御史臺徐公養心請旨頒布壬午疏上尋報可癸未擬繕寫呈進
甲申國慶事遂寢仲春予避地信川葛州偕家李次第修補視金陵
木加詳及門余構梓什之三四也百御史臺周公燦續題復奉旨鈇
就進御亡何陪京黨獄興周內知名士盡殺之某司馬備示都門數
大金金陵本坐偽學逮予友人溥督袁公繼成飛書抵葛川謂時方
禁學大全宜輟梓藏名山予梓如初丙戌遭時不綱廢書街涕思亡
命自匿弗果戊子將母還鄉邦版留葛川未幾先慈見背私惟是書
中墮臣子誼闕死無以塞罪愆甲申予過閩澤上與鄭子祖元遇鄭
子期子合梓閩南先詰遺書始綱目次延平考亭全集予許諾己丑
子赴鄭子約謀卒事辭先人邱墓攜李笈大全榮就道及門俞子昇
袁子世琦從晨夜跋涉千餘里狩虎闕嗚人懷危栗予曰死生命也
毋喘次光澤遷卒中李且執予馳白當事當事號曰二人者賊謀也

磔以徇予顧李曰不幸死所若書何有頃當事蒐行篋大全周視
之色稍稍慙動釋勿問越三日見鄭子館予書帶草堂啗曰先
生卿矣今乃益信斯文之未喪也請先卒大全次及綱目迺庀工盡
梓大全未竣者發伴昇葛川版來澤上合併以行世率稱四書大全
辨刪本典先是未刪金陵本異然後成祖特命纂修之曠舉烈皇帝
倡明理學之渥綸孔孟曾思歷稷相傳之統緒典夫程朱諸儒講習
發明之微言大義燦然與日月經天學者因得考見四書大全本末
灼知儒臣講師曲說之陋不以予辨為非蓋天幸存焉不然予首尾
是書十二年一危於祝融再危於黨禁三危於遷卒瀕死數矣惡能
於危處頓伏之餘觀厥成哉是書資家仲季補正為多後先襄梓則
友人余子垣維樞鄭子祖元及門劉子城余子檣皆悉心經傳功頗
相埒世所希速故予既為父昭告孔孟洎周程諸先聖賢并告二祖

烈宗列皇帝在天之靈復述予遭歷奔播之故是書存軼成毀之錄使讀者毋忘本朝隆儒重道之至意由程朱以求合於孔孟庶幾有微助云爾當吾世有能悉慮折中增其未備以補予闕予又所敬聽而樂從者也他辨正諸言臚諸總論辨畧義例此不書

吳應箕跋 明典以禮樂文章治天下而所以造士者非聖人之道無取夫聖人之道六經其燦然者矣其最精微莫如四子之書於是表章四書專取朱註行之謂漢唐以來能折衷聖人之道使微言大義不為異端邪說所亂者莫朱子若也乃當時東國者受成祖文皇帝命有四書大全之輯豈非以聖人之道大即朱子有未盡則羣儒之說奈之何其盡廢也予嘗取其書究之其中有所發明者固多純疵未嘗不相半至其與聖道相戾者復不少抑何歟豈非當時承旨者但取成書不暇精擇又時日不給所委而分類者多小生監儒識既

未遑與今習者第謂此成祖皇帝頒行之書有議論其間者是格上也殊不知其不能哉國家之制行之久而當否見則夫論說之是非亦未有不久而愈明者也既是非較然矣徒以創於更制之難而併我聖祖闡揚聖道造進來學之意寔以微失此又誰之過歟於是袁州張子獨憂之於數百年之後歷朝諸人所不敢異議者取其說之疑者辨之此亦黼黻聖治之大端也崇禎己卯仲夏吳應箕次尾氏跋

四書集註定本

張自烈纂

四書諸家辨

張自烈纂

合註疏大全蒙引存疑淺說及近日諸家講說編定校正精嚴

增刪郝京山九經解

張自烈纂

原書為郝仲輿敬著合漢詁集解正義及宋明經解語錄重加訂正

大學衍義辨

張自烈纂

宋真西山行義畧治平弗載邱瓊山行義補八目兼備惜撫古博而
寡要析義泥而未精芑山先生合二書為行義辨篇卷雖仍舊本評
註實出獨裁

四書辨註

張自烈纂

集註有正義旁義必不容濶者有朱子晚年自謂未盡者學者不審
去從誤以旁義為正義以未盡者為足論每與聖經抵牾芑山先生
精加參互輯諸大儒講說分列上方間附己見與各坊講義別

清

周易九經廣義

張自敷纂

披採古帝王行事符合九經與道致治大書經下以為法儆身失國
者細行分注以為戒凡十卷附總論一卷

周禮正質

張自敷纂

周禮世稱周公作或謂始於劉歆成於鄭玄漢武詆其瀆亂何休斥
為陰謀要非盡出周公書先儒宋景濂多所駁正卓菴先生推本周
易春秋大旨詳為論足篇卷仍舊評註特精

四書眾解合糾

張自敷纂

周易聞定解

湯之相纂

四書講義

袁一孫纂

周易講義

易尚行纂

四書講義

易尚行纂

春秋秘旨

張世堦纂

易經講義

劉士基纂

春秋典要

林喬植纂

周易參同契

劉而賓纂

周禮註釋

四書講義

五經纂要釋註

尚書輯解

經史辨正

禹貢註

學庸滙要錄

史部

唐

廟堂龜鑑一百二十卷

盧子史錄四卷

逸史三卷

劉而賈纂

袁克觀纂

袁克綱纂

劉幼發纂

袁克贊纂

劉長發纂

袁際唐纂

彭 蟾纂

盧 肇纂

盧 肇纂

清嘉慶乙亥袁錫光彙集梓行

宋

循吏龜鑑十二卷

宜春傳信錄三卷已佚袁錫光考輯歸入袁州集後

自序 郡自東漢陳重以後寂無其人逮唐有鄭谷獨以詩名得綴

於文藝傳末又無顯赫功業於世如彭構雲之隱逸盧肇之文學亦

有足尚者而史皆佚之予因憤焉作傳信錄三卷上卷則序前世之

事自陳景公始中下二卷則述當代之事自王莫公始與夫守令之

治狀過往之遺跡僧道之高行山川之靈異皆附於錄信以傳信疑

以傳疑春秋之志也

兩朝奏議

潯陽紀事

彭 俞纂

羅 誘纂

袁業泗纂

袁繼成纂

袁繼成纂

袁繼成纂

袁繼成纂

袁繼成纂

袁繼成纂

袁繼成纂

朱子通鑑綱目

張自烈纂

凡例提綱係朱子手足目則門人趙訥齋屬草未經朱子釐定茲原本春秋大義據廿一史司馬通鑑及邱瓊山世史正綱諸書悉心辨正又博采宋元明諸家史論史評補尹起莘胡致堂所未及張周允語黜不載與陳大史明卿金閩刻本迥別

函史考信錄

張自烈纂

盱江鄧潛谷元錫編着分上下編蒐羅備極苦心惟卷首不列目錄分註多遺漏文詞亦歉冗贅芑山先生節刪評註叙事中兼論斷

刪定歷代名臣奏議

張自烈纂

名臣奏議舊本直朝報邸鈔耳甚乖編纂初意茲精加校讐隨類編次或刪或補並輯評註續入明名臣奏議中增所未備

明史綱目

張自烈纂

據應朝寶錄憲章外史朝野彙編兼雜采諸家見聞傳記仿綱目編年紀事之例益以論斷分省人物考擬附通鑑綱目

清

綱目續麟三

張自烈纂

徐曰都序

歲乙未予主講昌黎書院就張氏借卓庵綱目續麟讀

之附識數語還其家欲謀梓以行世未果也閱今二十年復來哀乃得為之序曰通鑑綱目學史者宗之皆以為朱子作而不知非也嘗攷朱子當日命門人趙師淵輯綱目而師淵史學既非所長文義亦未精心是以疎舛不一朱子自序亦云輒與同志因司馬溫公胡文定諸書增損成篇然則綱目非朱子手纂確然而無疑而世儒不察比之孔子作春秋過矣夫春秋之作筆削嚴於斧鉞雖游夏不能贊一辭後之作史者不盡既乎道而欲上擬聖經不其難乎元儒汪克

覽革多病綱目之脫誤且與春秋義例不符然未有起而正之者非以書之卷帙浩繁未易率爾論定歟宜春秋張卓庵奮乎數百年之後不顧世之驚笑竭一生之力於綱目凡增益更改刪除無一不衷諸大義亦曾與其兄芑山相辨正學者得此書以讀綱目心開而目爽無復往時脫誤之疑義例之失即謂卓庵為朱子功臣而續春秋之一脈可也我皇上四庫全書網羅散佚江右收錄者經類則朱可亭晏一齋史類則張卓庵是卓庵以一布衣隱然與相國中丞名望相鼎立古學之可貴如是夫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仲春月奉新徐曰都

綱目彙覽

張自勳纂

自序 綱目雖繼春秋而作然未盡合春秋之旨余輒引義增刪并為更定凡三千六百四十餘字義詳續麟辭載彙覽識者合觀之可也分註不能悉載惟歲首年號君名諡號間為訂正計四百四十餘

字

春晉隋並從分註不復大書

姑據彙覽所載餘見續麟者不盡錄後有好古者

合全書整理循例增損亦易為力雖然春秋以制科取士幸得不廢綱目雖存往往束之高閣即分註尚未寓目况大書乎况况大書之褒貶是非不能無謬戾者乎余雖為續麟將來為綱目不可得安望其與春秋並垂哉雖然劉氏之書法尹氏之發明汪氏徐氏之考異考證猶得與綱目並列則如續麟者後世或有取焉余非好為紛更然每覽一書凡心所未安不能不形諸筆墨始以盡吾心而已道不終泯應有昭著之日直俟之耳丙辰蒲節前一日識

廿一史獨斷

張自勳纂

史象一出一人不宜濶清若浮稱解實是非不明勸懲何賴茲嚴加訂正以傳為纂以目為斷上中下三卷畧見義例

古今逸史

張自勳纂

綱目所載止於官職仕宦事蹟茲蒐羅歷代隱逸書法如綱目例其
有偽命強辟守節不屈者仍書死之庶幾顏高同道之義九十卷

袁州漢魏七代畧
袁志備考

袁錫光纂
袁錫光纂

子部

唐

元興聖功錄卷三

袁皓纂

自錄卷一

袁皓纂

宋

連山子

俞纂

自序 上世封徐之彭城典午之亂昆仍以其族行南抵秀江愛其
山水居焉至唐有構雲者隱居屢詔不赴唐以高士封之其後子孫

或仕或隱連山子少隱集雲峯出應舉預薦至蘭省觸聞罷又六年
遊大學較試同文以第四名薦次年春復觸聞罷又三年試貢院以
一等薦次年春試禮部以本經第八奏名天子御集英殿策試之第
名四十二釋褐為北京右禮帥臣監司薦者十七人任滿遷澧州澧
陽縣令雪活冤獄九人提刑張莊上聞未幾提學司選領桃源學事
及瓜漕司薦於朝使掌辰沅靖三州邊運金穀特恩就任改官推行
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就緒提刑張為上聞姦人鄧希文訛時事檢
捕而按治廉訪司上聞湖北邊運費省而事濟運副巴宜等上聞在
任凡薦者十六人舉所知者一人以治狀奏者三人御筆手詔求循
吏同狀薦者五人連山子任滿請倅積石軍積石吐蕃之窮處也走
鴻門度新安過二嶠登函谷陟隴西遊狹道然後至所謂積石者觀
百戰之故地山川雄偉連山子忻然既罷歸監京東箱場越兩月朝

廷檢舉湖北諸司柱御筆手詔為循吏召赴都堂審察堂除監元豐
 庫歲餘丁家艱服闋棲遲衡門幾年始赴朝參堂除通判隰州已辭
 未行改潭州連山子無他能唯好著書有君子傳三卷字說拾遺二
 卷循吏龜鑑議十二卷治縣法十卷子產考異一卷三柏年表一卷
 雜說三卷文集二百卷貫道編五卷園府議十二卷夏臺議十卷時
 議三卷燭理集六卷妙觀筆記五卷妙觀論三卷奪化歸真內景論
 二卷連山子閑居與客言雖云云乃默默也俯仰浮沉放意林壑與
 赤松初平之徒適故世不知其所終謹為之志而系之詞詞曰睇雲
 兮炙鴻進予枝兮屠龍撫長劍兮斷水知不可兮智窮密移兮舟壑
 寄浮休兮飛蓬空四鉢兮寂照葆三田兮冲融泝回兮金液採真丹
 兮環中挽友朋兮揚許嚴師資兮喬松擲塵寰兮如智進冲虛兮馭
 風胡悲歎兮楚些與南澗兮莫知所終

明

陽明集摘要
 性理說約 卷一

陳異言纂
 袁業詔纂

吳三益序

修齊正矩

袁業詔纂

訓蒙編

袁業泗纂

異學辨

劉世華纂

余家宰古方畧

張自烈纂

批評聖學格物通

張自烈纂

湛甘泉若水輯撰格物通仿大學衍義編輯進呈者惟篇帙繁重已

山先生改鈔小板重加評定辨正

冊府元龜鈔

張自烈纂

諸名家合訂是書初本分類猥瑣摭事失實前後重出尤多今集博學方聞之士參互考訂為冊府元龜鈔版省直廉購讀均便

重訂正續文獻通考

張自烈纂

明雲間王元翰所以馬氏通考詳文畧獻博采遠金元明續其後又增節義書院氏族六書謚法道統方外諸考崑山先生依三考篇目詳加評註刪複正誤每條後係以總論尤發正續二考所未發此檜古適用之全書

古今理學精義錄

張自烈纂

性理大全博收畧要崑山先生合宋明諸儒文集語錄書牘擇其深醇真切者分學術治術二篇編次成書

古今理學辨似錄

張自烈纂

明諸家理學者稱者非一人然其間與孔孟相悖者不少崑山先生

特加辨析至是者錄入精義似是者詳加駁論雖周邵張程朱陸諸大儒未嘗概阿所好明河汾餘姚盱江龍谿昆陵以下諸人皆不苟同

聖學殊同錄

張自烈纂

上自六經四子下自閩閩濂洛及餘姚新會近谿諸儒語錄取其事理異同者各有發明歷代史事與經傳相合者附見十之三四又以見史與經通也本末源流貫串合一

字彙辨

張自烈纂

合許慎說文同文備考說文長箋六書統六書精蘊字原正謫俗書刊誤古今韻會韻會小補讀書通等書詳加訂正凡引證諸說先經次史次子集次雜著外典與梅賾生原本別

文中子評

張自烈纂

清

卓菴心書

卷四

張自勳纂

張自烈序 心書李卓菴湖經考史論次諸儒語錄古今淑身範俗
蒞官應變之道具在所稟括則在心故獨以心名其書書成閱二十
年余浮家四方未獲寓目比寓匡阜卓菴攜兒子竣視予山中出書
質予予危坐反覆讀已喟然曰後儒患不識心卽言心未嘗不確
合半程伯淳言聖人無心朱元晦言天地無心邵堯夫言心者性之
郭郭舉不能無罅漏尤繆則莫如謝上蔡以覺為仁欲艾除孟氏乍
見入井惻隱之說揚慈湖謂意不可有心不必正詆斥大學曾子誠
意傳為非聖之書信寂滅而尚虛無悟浮誕而溺辯意訓詁而竄附
道學庸鄙而獵取卿相生心害政百惡蜂起識者蓋傷之首賢善言
心者有二或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或曰學以心為本

心能合天何事弗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也余嘗取而繹之以為
孟子言仰不愧俯不忤非必問之天與人不愧忤於心而已推是說
以審義利公私之辨日監在茲內省不疚庶幾心可正道可明天下
可治今觀心書圖體用森列源流井然然後知卓菴之心寓諸書卓
菴之書歸諸道其有功於孔孟何如哉近念余性介出處進退朝夕
隕越是惴乃者仰觀天曠視日弔心顧影慙悚屏營趨告卓菴曰學
求無疚心難言哉元向者客投陪京十五國賢士大夫稱芑山者眾
獨自度取舍辭受之際恥濟私未能壹於公恥怡利未能壹於義元
自知之季未必知之此顯儻冥誅所不逮而心繳然不我恕者也諾
同人書牘抵兗所者稱卓菴與芑山等季誠能以書詰心不爽毫髮
則終其身可以無憾嗟乎學求無疚心難言哉卓菴斂容曰書雖期
明道實資以自儆耳韓子言道而不能躬季用是滋懼兗言豈欺我

哉余曰我儕所不敢自暴棄者知心與天一書與心一故也稽學者三復是書創艾潔於平日放僻戒其朋從不稍為揚謝曲說所蔽雖未幾於道宜不至如俗儒狂惑眩瞶之甚孰謂徒自傲哉抑予今日竊有感者先人不幸少孤義方未墜沒世無稱庚午卓菴年十七偕仲惟適應童科同受知學使者雲怡陳公業黜遠聲利引明道辨惑為己任惟通教孝友睦家政不幸齋志卒而卓菴平生所著書又不幸遭時虞礙毀布為難余又不幸衰老愁居憫處良友凋謝無由釋其書使傳誦當世是皆余心所深痛者也雖然心書而外若四書合錄五經正誤九經廣義綱目續麟廿一史獨斷朱陸折衷考亭句讀錄卓菴日錄副藏家塾世所希見余意古聖賢之心在是天下萬世之心在是後必有起而心其心者無虞其憑漫失傳也進竣兒輩之曰子紹衣家訓力學弗倦汝父耕道待穫獲當在子尚服膺父書永矢無斃也哉

自序 心書之作余懷十餘年擬諸集既竣然後卒業以終余志且俟夫博觀盡識益有相發明也故明道雖有玩物喪志之說余謂為上蔡言耳苟以為學之志而觀書豈憂喪志哉故余自四書五經以及通鑑綱目諸論撰外復有廿一史獨斷上溯史漢下訖宋元皆有成帙其間非無嘉言篤行足以動余慨慕然是非不明賢否淆紊甚則艷奸雄而鄙節義優釋老而劣孔孟暨曠予鮑魚之肆忘其臭矣明道之言不益信乎歲在甲子遘疾捐書舉凡平日所懷之念與所識之言嘗留心日者稍加詮次遂成是書自上智觀之則亦糟粕已耳然予固幾失復得者不敢忘其救病之功因以告後之為學者務守明道之訓始予求故卒於正心道其在是矣無或如余向者之玩物喪志可也 未孟秋望日書於侯聖堂

後序 語云為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為學亦然則心書之作不幾贊乎雖然為治而不知所本必無善政為學而不知所入何以適道學固治本而心尤學所從入也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仁義禮智盡天下之道而智本於一心心得其政則隨所感應無往非仁道即知所入矣而或外崇虛論內爽實功徒以美人之觀聽而適以自欺斯道不興也余茲所集但取其有裨心學者雖未必皆實而吾因其虛辭致吾實行何莫非斯道之助獨遭逢弗偶索處山陬灰燼之餘既不獲備載諸儒之說而耳目所接復罕有共相發明者深恐不足以盡斯道之功然心源既濬眾理悉昭學者誠能謹思力行充類至盡則心書者未必非滄溟之涓流秦華之卷石也遑多乎哉戊戌孟冬月再識

黃河清序 自俗儒以心學為出於陸王而近禪於是白首為學而不知所學為何事者嗟乎彼獨無人心者乎抑其心獨不同具理義者乎不然何言之違也夫循心學之說而流於禪者非陸王之失其徒慈湖龍溪之屬為之奈何以其流而罪及倡明者哉夫心學非陸王之私言也孔孟言之程朱言之彼以為論語言仁不言心因謂孔孟有殊途朱陸有異指豈心不違仁與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言俱未之誦耶亦無怪集注章句與夫或問語類大全集之言心者未及博考而深思矣宜春卓庵張先生博涉之餘因有味乎程子玩物喪志之戒潛心近理者為此書以竟舜孔孟之言為宗濂洛關閩之說為正傳而於象山陸氏陽明王氏復為之兼綜條貫開來學而繼前修絕不存黨同伐異之蔽非有見於廓然大公而能然乎後之為學者欲不墮於虛無寂滅而又不失於纖繞支離由朱陸諸儒之同然

以上體夫孔孟之心法胥可於是乎取資焉諸君近先生之里讀先生之書屬予序而刊布之亦可見人心之同而是書之所感發典起者為不淺矣然予所望於諸君尚其理義悅心服膺弗失也哉

朱陸折衷

張自勳纂

當時是朱非陸卓菴先生合兩家論著詳為參校既析其異復滙其同庶令道學歸一附刻朱子晚年定論及席元山鳴冤錄凡阿附紫陽妄詆象山者皆有校正

增定學思錄

張自勳纂

朱子小學米四書禮經為今人習見近思次第雖詳中多濶迓卓菴先生芟煩補闕又周張二程外如豫章延平西山及文清文成近溪諸儒皆有至論互發者悉為編入先之小學次以近思明學思合一之意

性理纂要

張世坡纂

學通編

袁克贊纂

正家善俗編

易之泰纂

訂頑覺夢編

易之泰纂

集部

唐

重修唐韻

彭 塘纂

鳳池本草

彭 塘纂

大統賦注

六卷林絢撰盧肇注安重裕箋采史藝文志云肇有大統賦注六卷

盧 肇纂

大統賦

卷二

盧 肇纂

愈風集

卷十

盧 肇纂

文標集

盧 肇纂

宋郡人許衷搜其詩文百篇分上中下三卷改名文標紹興庚辰州教授童宗說復刻僅四十二篇清嘉慶五年萬載辛炳喬搜復刊行目如故邑人袁際唐補注再鐫二十年袁錫光於四十二篇外搜復四篇編入袁州居集內梓行

童宗說序

子發諱肇姓盧氏宜春人子發字也唐武宗會昌三年

以詞賦魁天下仕至集賢院學士歛州刺史沒後三百年郡人許衷集其遺文僅百篇目曰文標集傳筆日久序存而集亡文粹所載海潮賦漢隄詩新興寺碑銘上王僕射書四篇而已其餘如通屈賦注大統賦志在藝文者學者亦罕見之自建中靖康辛巳迄紹興庚辰又六十年矣會建安邵公來守是邦崇鄉化以厚風俗謂宗說蒐綴闕文子職也既授以雲臺編廣其傳又俾求子發遺書得古律詩二十六篇於劉松宜陽集得闕城碑震山記於古廟敬巖中得劍贊於

清江玉虛觀合賦序圖狀四十有二篇分為上中下三卷名從其初序取其舊附以成應元舉榜祖擇之梅聖俞諸公虛石題詠鑠本於郡庠以貽永久又論其出處之大觀而尾諸集馮子發少貧篤志好學器識宏邁而濟之以瑰奇拔出之材故其為文馳騁上下偉麗可觀自長慶以來雖善鳴者罕有其比當時達官宿儒皆推重之然最為相國李衛公所知當衛公再主魁柄炙手可熱于發廷試第一猶自求顯何爵不縻而乃韜晦州縣屢從外辟未嘗奔走於形勢之途迨咸通初通籍金闈出任牧守獻賦進狀結知九重雖其過於命者不至於大用然比於阿附而得富貴至於失勢頓挫一跌而不振者蓋有間矣則子發雖久窮亦何恨哉今郡之南修仁鄉有盧狀元書堂遺址存焉而東湖之石氣勢凌厲兇者豁然有昂霄聳漢之志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邦學者不志於古人則已儻有志焉舍子

發其誰與歸

黃河清序 萬載辛子好學存古嘗輯唐賢鄭守愚雲臺編復三卷之舊其用心可謂勤矣茲復裒次虛子發文標集將刊布之而屬序於余子謂斯集之輯視雲臺編為急而其事則尤難蓋子發歿三百年始集其遺文者為郡人許衷已僅得百篇至紹興庚辰袁教授南城童崇說復集之嶽巖古觀無不畢蒐分為上中下三卷實止四十二篇耳自是以後雲臺編尚有前明嚴惟中之表章而斯集無有今欲網羅於六七百年之後使太山毫芒人間復覩其功誠有倍難者然守愚但以詩名他文概未之見即其詩雖司空表聖嘗推為一代風騷主而格調亦卑子發則當宜陽風氣初開即為李文鏡所賞海潮一賦名動至尊漢隄四言詩亦復近風雅不徒斤斤律絕間其才視守愚殆遠過矣乃自童教授以來無人復為撫拾使孤寒偃起哀

然舉首者祇於遺選雜說中時見一二而其遺風餘韻渺無復存文獻何所取徵來者何所典起是其事不尤急乎以倍難之舉而當最急之期此辛子所為慨然而不能已於斯集也予奉命案宜春嘗懷先賢之遺澤登其洲撫其石輒想見其為人况得其遺文而盡讀之不猶並時而與上下其議論乎於是嘆辛子之用心為不可及矣遂書之以復於辛子

黃頤詩文集

約十篇

袁皓纂

易重詩文集

約十篇

袁皓纂

集道林寺詩

卷三

袁皓纂

清嘉慶己亥喬孫錫光補輯梓行

碧池書

三十卷

袁皓纂

雲臺編

三卷共四百篇自序明分宜嚴高自秘閣錄出復刻全唐詩錄三百三十首清乾隆己巳分宜嚴采定萬載辛子初喬先復重編

卷二十一 藝文志一 集部 十八

嘉慶乙亥衣坊元始
入袁州唐集內詳行

鄭谷纂

自序 谷勤苦於風雅者自騎竹之年則有賦咏雖屬對音律未暢而不無自諷同年文人古川守李公朋同官丈人馬博士戴嘗撫頂嘆勉謂他日必垂名及冠則編袖盈筭求試春闈歷于于大匠故少師相國太原公深推獎之故薛許昌能李建州頗不以晚輩見待預於倡和之流而春所得為多游舉場凡十六年著述近千餘首自可者無幾登第之後孜孜志倦甚於始學也喪亂奔離散陸畧乾寤初上幸三峯朝謁多暇寓止雲臺道舍因以所記或得章句綴於牋毫或得於故侯屋壁或聞於江左近儒或祇省一聯或不知落句遂拾陸補遺編成三百首分為上中下三卷目之為雲臺編所不能自負初心非敢矜於作者唐乾寤甲寅三月望

嚴嵩書後

予始得都官雲臺編手錄刻之不獨重其詩也重夫鄉

之先賢以為若一藝名於世者猶表見之不忍使其泯滅不聞况復有大勲德節義者乎及在秘閣閣所藏宜春志集有童宗說撰雲臺編後序其論都官當禧宗時獨能知足不辱窮晦里閭全去就始終之大節異於其時貪得躁進者而祖公無擇表其墓圖像配於韓文公之祠則其行之可賢又如此而世徒以詩目都官豈知言者哉夫誦其詩而不知其人可乎此孟子有尚論其世之歎也予故併錄宗說之文無擇之表刻附茲集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之君子當有同予之情者

童宗說後序

宗說始見唐書藝文志所載鄭谷雲臺編三卷以謂

谷之詩盡於此及考祖擇之所作墓表稱雲臺編與外集詩凡四百篇行於世自至和甲午迄今百有七年外集又闕其半則知谷於道舍銓次之外著述尚多而傳者寡也谷字守愚宜春人永州刺史史

之子幼負雋聲司空圖許其為一代風騷主而薛能李頌當世名士咸愛重之擢第於光啟三年嘗作拾遺補闕乾寧中以尚書郡官郎中退居於仰山東莊之書堂高尚其事以至於卒蓋唐自牛李植黨之後學士大夫不擇所附貪得躁進者罕能獨守於義命之戒而不牽於名利之域至於吟咏性情出處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况至於德昭之世哉守愚獨能知足不辱盡心於聖門六藝之一雙入而嚮出之論其格雖若不甚高要其鍛鍊句意鮮有不合於道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韜晦里閭全去就始終之大節嘗取其退居靜吟等篇三復而賢之因其言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風教而重之者以村學堂中兒童諷誦往往視為發蒙之具曾不獲齒偏裨於李杜詩將之壇日往月來殆將磨滅蓋跡其表裏所得而以世俗耳鑿決之彼烏能知守愚之意哉顧宗說

道榛力綿豈足軒輊其詩便得以行遠因典教於此而重其鄉之先賢之難得也亟請諸郡邑葺其墓字又得賢使君家藏善本錄木流通而序其顛末所以致區區之意焉

宜陽外編

卷一

鄭谷纂

按諸志載谷詩於雲臺編三卷外又云有宜陽集三卷故宜陽集也人劉松輯其輯谷詩三卷即雲臺編詩非宜陽另又一集

宜陽集

六卷集郡人天寶以後歌詩四百七十首見居書藝文志內松詩十首

劉松纂

迴文詩

三百卷宋嘉慶志作二百首

盧遯纂

王毅集

三卷

張為纂

圭客園

一卷成通十二年作清乾隆間河間紀昀纂錄

張為纂

嘉慶文苑錄

嘉慶文苑錄光重訂復鐫

詩集

卷一

張為纂

兪書

卷十

兪餘集

卷一

集

五卷文二卷詩十二
首俱載全唐詩文內

南唐

論氣正訣

卷一

宋

君子傳

卷三

字說拾遺

卷二

循吏龜鑑議

卷十二

治縣法

卷十

子座考異

卷一

三柏年表

卷一

雜說

卷一

文集

卷一百

貫道編

卷五

國府議

卷十二

裏堂議

卷十

時議

卷五

燭理集

卷六

妙觀筆記

卷五

奪化歸真內景議

卷二

妙觀論

卷三

鷗枝集

楊 夔纂

楊 夔纂

楊 夔纂

何 溥纂

彭 俞纂

彭 俞纂

彭 俞纂

彭 俞纂

彭 俞纂

彭 俞纂

彭 俞纂

彭 俞纂

彭 俞纂

彭 俞纂

彭 俞纂

彭 俞纂

彭 俞纂

彭 俞纂

孟 浩纂

明
卷二十一
藝文志一
集部

鴻泥集

龍 瓊纂

燕居集

龍 瓊纂

尚賓集

劉迪簡纂

高氏年譜

高 瓊纂

葵菴集

蕭 義纂

遺珍集

郭 進纂

家禮

易 直纂

詩文集

易 直纂

仰山稿

楊以正纂

秀橋集

袁業泗纂

歸來集

袁業泗纂

燕遊草

袁業泗纂

驚秋集

袁一鰲纂

措大草

袁一鰲纂

宦遊草

袁一鰲纂

燕居草

袁一鰲纂

六柳堂遺集

明袁臨侯著計一百六十卷有奇馬士修王子重揚旄部
前公皆有序圖說以來版刻其遺也山先生編段四方圖
人獲十之一二所存僅委疏舊若及已而後詩集絕命帖
他佚不載聊以見六柳堂忠節之一班耳

袁繼咸纂

魏鶴山集

宋魏了翁著袁臨侯先
主舊評載道齋堂書目

袁繼咸纂

晉三立書院記

袁繼咸纂

四山樓稿

袁繼咸纂

木僂軒集

袁繼咸纂

孫嘉淦序

明侍御袁袁山先生總制九江左良玉脅之南向公於

舟中執大義讓良玉背汗下喘自恚死其子夢庚降執公北上館於
內院將有所重任於公公不屈死之論者謂公成仁取義有宋丞相
文文山之風我朝扶植名教不得已從公請亦無異元之於文山所
謂君義臣忠兩得之者也余少時聞長老言公督學晉中時廉明致
誘諸生走京師伏闕訟公寃已而讀國史及公本傳則伏闕事在焉
然後嘆吾鄉為公過化之區三代遺直在人國史所錄父老猶能言
其故又悲公投命三忠祠下公子聞變踰北道復殲亂兵死忠死
孝聚於一門而公所謂雪窖冰天為異域鬼者公子亦如之繼自
今後嗣之或昌與否都不可知又安問三立祠六柳堂四山樓藏卷
之為何如也歲庚午予蒙恩再起為兵部袁子起崇手錄公未優軒
詩帙謁余起崇公曾孫以選拔投職需次都下余喜公有後賢而能
世其家學特優禮之因詢其先世舊事及公他著作無一存者此詩

又殘帙十不得二三同時王季重叙公得詩中趣李之椿以為足補
楚風余則謂公之雪肝鐵骨亦畧見一斑矣惜乎舟中雜詩十五章
脫畧僅存其三不及盡見公之感時撫事既而以詩本不足盡公此
編本不足盡公詩竊敢謬附於知公之人不得不不一論公之世而喟
然為公三太息也公登第起家行人司魏瑞燭方熾東林黨禍一興
高楊諸君子相枕藉蔓延株連善類一空有明二百餘年元氣不可
復回矣公至思陵廟僅存碩果慷慨談時務屢被切責弗恤當是時
中原鼎沸僉士盈朝公三仕三已其間張孫振誣以賦楊顯名錫其
秩呂大器代其軍事而九江之恢復為虛馮士英寢其奏章而瀘洲
之穴龍莫奉卒至卧薪嘗膽疏詞激切忠義凜然福王雖降肯俞其
奏其如羣小之不喜何哉於是汰軍餉黨士彥眾誘羣叛臣力竭
使良玉藉清君側之說直與晉陽之甲以國故脅公以壯士陌刀繫

公以江上牛酒邀公而公侃侃正論寒奸雄膽曰我段秀實也豈從
此及耶自發九江密章不達橫江大礮計不售或縊或溺或絕粒不
得死嗟乎運丁陽九天意有歸公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與黃石齋金
嘉魚諸公後先抒忠勝國抗命典朝扶乾坤剛大之氣遠聖朝高厚
之恩稽諸前史例得並書毅魄忠魂丹青照耀夫豈不休哉余嘗讀
文山弟弟詩有猶子是吾兒之句或以是為文山憾顧文山當日身
且不有何有於後而千載芳馨百世俎豆且與其遺集若文與詩并
垂不朽焉公之後昌矣集又不存蓋仁人義士之傳其後與傳其集
皆歸於冥漠不可知之天而已矣余謂詩不足盡公惟因公傳詩則
後之人得隻字片言以為寶貴而不能自己於言况乎公詩不下百
餘篇也謹書所感而序之

山右沈寃錄

袁繼成纂

袁臨侯詩集

袁繼成纂

王思任序 金翅秋鵬也曼情玩世笑言啞啞善戲謔兮呼余痛飲
余九攻之而能九守乃三戰之而自三勝余乃目換臨侯而臨侯為
御史余入國子馬上執鞭鞭輒攏轡調笑移時乃去長安道上莫測
也臨侯劾大瑞不法又親柬人取忌借闕事竊執行行重行行予處
白下而余又郎繕部移裡其舍且職掌討余所主何事也余曰司空
見憤渾聞事則余之望臨侯不憚則又解之曰行人子羽修飾之聞
者絕倒一日臨侯袖詩一帙過而教我余驚焉愧焉悔焉笑焉以為
人且包我而我不知也奔論詩曰才曰格曰品吾獨曰一趣可以盡
詩近日為詩者強則峭峻豁刻弱則淺托談元珍之不靈也嚼之無
味也按之非願也而臨侯遇境撓心感懷發語往往以激吐真至之
情於雅舍和厚之旨不斧鑿而工不橐籥而化動以天機鳴以天籟

此其趣勝也古之善飲者淳于髡其次陶元亮其次蘇子瞻飲多亦趣飲少亦趣卽不欲亦趣若必由觥罍至盃盞至船豕接牛喘眠并底而理鋪下酒又何趣乎吾見臨侯之酒遇敵知難半逃於諧而謂其有飲之趣至其詩新衫異光不尚比擬另有遺世蕩愛積涼望遠之意則趣真足以盡臨侯之詩併可以盡臨侯之人矣

叔子文稿

何 山纂

丁聖時序 何叔子弁冕袁郡海內知名士已有年所矣其為人岸然古處言議英發及其處父兄師友之側猶猶以將似不能言不出戶庭而所謂信友獲上者已素豫矣庚午受知於雲怡先生處學校如鶴立難羣試必冠軍繼舉明經當土寇猖獗時輒率鄉勇先官軍攫首寇而還飲至出其素業問序於余余取而諦觀之類多履高為平入深出顯扼要獻功求無背於先賢之指趣傍徑而他也走耳故先

聖之微情與首得叔子手投卽已闡發無遺藏而未學反託以為奇無能句讀中庸之不可能也斯以為天下至易至簡之理古人豈欺我哉夫尋章摘句庸流所矜貴字比句櫛奇士無專能故善相其馬者賞其神駿卽驪黃牝牡不暇置辯辨其驪黃牝牡則千里馬隱矣袁郡有叔子南郡有鄒生年相若才相若家世相若遇之多奇亦相若歲首見知於文宗俱稱名郡第一人己為乎流所耳目而陳君官於南予官於袁從聞中摸索而嘉賞之陳君得何予得鄒俱擢為明經魁首夫以二子之博奇高古好學求進知必爭為天下第一人予不多二子之過而多二子以知人之哲錫我二人也抑知人之哲處於先而效處於後聖天子拊髀求賢非以為文也國步多艱芟除蕪賊專任力士然非文人不為功顧文人力士狎處有年矣而膚功不奏其故何歟抑所謂文人僅習文辭耳文理未之深求也苟深於文

理則所為經邦服遠得經傳之一二且用之不竭何至迂疏無具臨事而苟免耶夫遇題不能了白者臨事不多揆稜其能處置古人者亦即能區畫時事叔子勉矣科名分所自有無庸策勵其亦取所為扼要獻功者與鄔子共勗之於仕途使天下謂江國名魁蔚然並起而余亦藉陳君得知人之譽也何多幸哉

叔子四書文

何山纂

林有席小序 袁州首善之區曰宜春山水皆從武功發脈人才所鍾聞氣不輕出則橫絕一世叔子生當明李眼界空濶故其為文傲岸掀峭名與張爾公兄弟相亞當日臨場十藝聲價倍增江鄉人士皆顛倒之興安福劉君名勗同舉一元一魁彼此不相讓此吉袁之二難也南昌杜登聖先生選安雅集錄其文十六首皆空諸所有無一不出人意表淺學者罔識其意匠經營所到今盡鈔入名家選

後於他本復得三十餘首在當日為推倒一世智勇在後學為開拓

萬古心胸作者之堂迨未易窺其閫域云叔子名山宜春人

四書文稿

梁佳植纂

林有席小序 宜春梁南有先生以名進士起家餘姚令楮聲懋著晉階兩廣提學副使引退遜值國變賴城一役忠臣義士效死弗去江廣路隔不通國朝平之始得歸田里以逸民自處其品卓矣為文苦心孤詣入題奧突間架天崇習派不碍其大體之醇也後賢疏光生稿不以示人余忝親屬世好取而選錄之得二十餘篇列江右名家中序其緣起於簡首

武林遊草

袁一唯纂

芝房雜稿

劉世華纂

澹園文集

易嗣重纂

自怡詩稿

易嗣重纂

自怡草

袁繼宸纂

宴鴻小懣詩

李從時纂

倚崖集

楊文盛纂

批評陶淵明集

附蘇子瞻和陶王季重律陶黃子虛律陶

張自烈纂

三唐人集

李習之韋諷可之撰李甫持正混各為一集

張自烈纂

河村集

張自烈纂

武闈決勝

張自烈纂

刪取武經七書紀效新書附將苑心法諸葛兵要百戰奇法攻守器

械救時私籌鏡藥驗法與兵書原本別

芑山文集

先生撰著盈區海史兵燹半委交墟四方及門因取焚餘僅存者授梓

張自烈纂

自序 張子少介立長壯出交天下士後先論著盈篋蜀閩發視之

大者闢國家興除利病次則誼據經傳折衷諸家同異不阿又家世

厄困罕藏書文亡所師法雖諷諭幽憤恥為世屈往往與古合故不

忍輒淪棗甲申避地葛川感時撫事嘗刪取舊文授梓梓未訖庚寅

里居方輯次篇簡綴為兇書自傷三十年間與道進退卒顛躋至此

空言何補哉一夕仰天悌惛舉几未梓者悉焚去存若干卷藏於家

仍署芑山文集非自謂文足傳亦猶仲尼曰文莫吾猶人也云爾且

以見介立厄困如予論著凋落志義益巖然應危殆不稍變士可不

自鄙哉雖然當時嗜予文者自縉紳迄四方同學諸子蓋眾非必盡

阿所好然知己僅十數人而止之十數人者或齋志歿或遁竄鐵劬

數千萬里外與予生訣不相見欲如鄉者遊從宴笑日講求有用不

可得安往而與知己遇哉是非俟諸後世可也

張自勳跋 先芑山痛宋文兀靡欲矯其弊居恒急稱唐劉說孫樵

之文蓋有意督之也久之學識既充意浮筆外出入變化於昌黎龍門間見者驚猶鬼神莫測其所自非獨魏晉六朝遠遜下風即柳州樂城輩夷猶與行有之至蹕厲矯悍之致終有所弗逮學士大夫嗜其文者非乏以為知芑山則未也獨芑山斯道已任以理學名家而吐辭著論往往如鐵馬金戈劍楯交馳而部伍森立豈非其嚴氣正性素所蓄積者然哉雖然火大明則光盡神大見則朴散芑山畢志竭力於文可謂至矣後世徒以文求猶淺之窺芑山也余不文罕能掄揚萬一因銓次諸藁彷彿其近似若此聊跋數語以誌哀云己卯仲夏

歷科今文辨合刪

合明朝程墨為一集清順治程墨附後歷科房藏大題為一集小題為一集三集計文千有奇

張自烈纂

續文辨合刪

及門申德聞滕公刻釐為三集如文辨合刪例

張自烈纂

詩歸辨

辨正鍾譚舊本今重訂細評易林悉芟汰不錄又續附宋元明詩家補所未備卷首增詩家全體與舊本別

張自烈纂

古詩文辨

是書合吳文恪文章辨徐伯魯文體明辨依類刪定復取詩家全體擇別補入各有評註又廣蒐明朝諸名家古詩文錄其尤最者附漢唐詩文後古詩文之體之法備於此與辨體明辨舊本小別與嘉興沈石夫新本大別

張自烈纂

古文嚴

是編李弦佩先生視學江南輯評以式多士者芑山先生評駁校正

張自烈纂

持論獨精

古文辨初編

張自烈纂

專輯古今文有關於忠孝節義及經濟適用者芭山先生評定

古文辨二編

專輯諸儒發明經傳及折衷義理之文芭山評定

古文辨三編

張自烈纂

編輯古今高尚隱逸紀遊卽事之文他小品雜著採奇志怪之作爲

古文外編四卷

古文長編

張自烈纂

古文短篇久已行世今復輯長編與短篇廣行末仍附刑例四卷長

短篇宜合觀

芭山四書文

張自烈纂

林有席小序 張芭山名自烈字爾公宜春人博物洽聞尤精研四

子書持論不苟同於人討究八股文律與父東鄉斷不相下其自

爲文憂戛異人評隲有明諸家亦不輕許可與同邑袁臨侯友善諸

生自熙自勲卽其同懷弟也兄弟力學敦行鬱有聲望一時稱爲三

張國變後自熙死於難自勲匿迹銷聲有輒自烈以死者答

曰有老母在遂奉母遯廬山孝養曲至年七十七卒南康大守廖文

英星子明經于特重其品葬於白鹿洞山外之鄭家冲書其碑曰明

故處士張芭山墓

張自烈纂

元次山集評 隋王通著

張自烈纂

鄭一拂集評 芭山評

林和靖集評 宋林逋著

張自烈纂

徐節孝集評 宋徐積著

胡忠簡集評

宋明

薛敬軒集評

明薛瑄著
邑山評

樓山堂全集

張自烈纂
張自烈纂
張自烈纂

明吳次尾應箕著樓山自鏡者詩文未備邑山先生合甲申以後及
殉節諸作評定

嶧桐集

張自烈纂

明徵君劉存宗先生誠著先生自刻嶧桐集未竣邑山先生同其似
公與父幼濟泰伍選定并續入甲申以後諸詩文與心史瑄髮集并

傳

袁子制義

袁克覲纂

王猷足序 乙酉金陵不守總督袁公督師下九江遭變被執京師
余以納贖收骨故間道北行已而公死節三忠祠公子一幕聞變奔

赴道死亂兵蓋子子壻也先是癸未公罷江督挈家之金陵余自廣
陵省公吾女抱外孫甫二歲隨別去余飄泊江淮十餘年回首里門
欲歸不得思吾女而不見輒嗚咽不已因念外孫昔在襁褓欲想像
其笑啼面目不復記憶亦可悲矣丁酉秋老友爾公忽絨其文寄予
乃知垂髫兩髦已能自立余持之不知為制義也蓋聞王哀夢我之
勸馬蓋又深予桑梓之感也雖然亦可以見公父子之有後而忠孝
之食報於子孫不衰也書言堂構詩稱燕貽余老矣尚幸於公父子
見之軫石老人題於金陵劍臺之寓齋

清

甌湖小草

陳之龍纂

偶唵集

陳之龍纂

墟餘草

楊文周纂

四知家譜

怡怡草一作非

四傑詩選

螺山詩文集四卷

爐餘草

竹園詩草

飛霞園詩集

琴鶴堂詩集袁芳

潘原功詩集袁芳

林有席序 宜春之士嶺橋山谷一奧區有潘氏占籍為士族自明

末造迄我興朝益以科第仕宦顯原功前輩工舉業獨三中副車轍

軻不得志曾北歷燕薊南遊嶺嶠落落無所遇而返有詩盈帙皆紀

楊文周纂

袁世琦纂

陳 滌纂

楊嘉材纂

楊嘉材纂

湯之相纂

劉長發纂

黃在中纂

張鴻翥纂

遊攬勝懷古之作而羈思寓馬其他友朋贈答家園唱和存者不四

三口占斷絃絕句幽咽淒清如哀旅冷鴈嘯啼於山空木落朔風苦

雪之中甲午感懷四律劉蕢遺恨於千秋老蠹增悲於三食名場潦

倒殆不能自掩其心聲矣然集中皆五七言近體不盡諧音節或者

聊以適志遂無意求工耶夫律詩肇於唐亦莫精於唐而劉蕢不以

詩名五言開於漢推蘇李為先河而賈生不以詩傳其悲憤一發於

騷賦賦者古詩之流律者古詩之變吾讀賈生吊屈悲鵬諸篇得屈

采之哀怨以為合於古詩之清深可也即以為合於律詩之悲壯亦

無不可然則太史公無以明其志其寄托皆寓於史記微示其端於

屈賈合傳又孰非可以此意甄尋者哉特於此帖之有感劉蕢者而

推論之遂書以弁其簡首

四書文編

張鴻翥纂

尚友軒集

袁學滄文稿

樂天堂詩集

虛見
曹序

顏甲編

林有
席序

輯橫塘袁氏詩乘

上
二卷下

袁起濤纂

袁起濤纂

袁芳杏纂

袁芳杏纂

袁芳杏纂

林有席序

梧岡主人遂初林下闢樂天堂侍養太夫人退與其宗

老率族中文士時時唱和為詩歌又搜次袁氏先人下逮子姓所撰者編為詩乘將以授之梓人備一族之文獻也郵書屬予序其卷端予惟袁氏自唐碧池居士以詩名亦僅有存者迨宋評事公徙橫塘閱八世封行人司正元亨公擴其墓址而橫塘之族益大願志存高尚為亭長時朝京往來過金山留題韻語讀之飄飄然有仙風焉其子官北行人司正所稱六柳居士者以桃花馬詩贈吳人口然予按

其六柳堂吟湖風景於潯陽嘆歸來於陶令又何其孤懷落落遠步芳踪於袁山袁嶺間也蓋其先世砥名節以開風氣之先故嗣世子姓或出或處不存一操皆超然有富貴浮雲之思而行人知足不辱優遊六柳堂間嘯歌自適其後如鴻臚方伯太守江督諸先正各持恬退蕭散之風猶有不忘先澤之意斯編所採錄雖有詳有畧而人以詩傳詩緣人者發諸心聲其致一而已矣國朝蘇山先生曾構梧岡數椽與六柳堂相接踵間聞子繼之先後高卧以著述自娛而樂天堂中舞蹈不知有溢於以餘事作詩人者况其族韻士錚錚莫不風流自賞而橘林草洞六柳堂集復遙吟俯唱交傳天籟余於詩乘中窺其二三穆然有感於橫塘袁氏七百年來風氣之盛益信評事司正諸公之明德為有後云遂書以報梧岡主人主人為誰聞聞叟魯齋氏名芳杏者也

即詩乘一序括袁族數百年人文風氣於其中眼界高空不同酬

應九響 袁易堂

袁魯齋四書文

擬平原雜著補

袁芳杏纂

林有席序 科舉文至明天崇禎稱大備自陳羅章艾稿出配以楊維節海內文士僉奉為不祧艾東鄉尤好持古法以進退當代文章獨宜春張芑山與之不合雖純粹若不逮東鄉而能挾其經術勁忠為東鄉諱友亦吾袁文壇之雄也同邑與芑山友者孝廉何叔子最有名又袁侍郎忠毅公以名位風節顯而芑山以諸生老殆易所謂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有不可以踪跡概者袁文魯齋本侍郎之族家世以科名著其尊甫蘇山先生作人經師又起而振之魯齋接跡承詩禮之傳年未壯以詩經魁江右方是時予未就外傳今踰服官霜華且種種侵鬢而魯齋已休官林下十五年矣其為四書文原本經

術甘苦閱歷具見於自序中雖得力在天崇諸家余讀其文不以天崇圍也惟不固故不襲惟不襲故不相妨而有以相配由魯齋之文例之於芑山叔子弟宵也由芑山叔子之文例之於陳羅章艾楊尤弟宵也然律以異派而同源則諸君子之在吾江右總之不離乎天崇者近是於魯齋又何疑焉於臧余於魯齋益不能不有感於吾袁矣袁士大夫一二以進士起家其舉人卓卓稱名宿者皆鄉推鄧南堂而魯齋且先十年鬱有聲望兩雄相逐以古大家之文噪都下乃南堂既貴志而魯齋亦樞驥長鳴若鹽車下駟之服豈天不欲昌大吾袁使之登高而呼爭和聲鳴威附青雲之士以施於世耶抑東鄉芑山叔子之於天崇間不必其皆遇而出與處誠有不可以踪跡概耶莊誦魯齋科舉文畢爰書諸簡端一贊之

袁陽文徵

袁芳杏纂

自序 戴記稱六十不親學而孔子自云好學至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此其學寧文詞章句記誦之謂乎余年近老而閒因自號曰閒叟以古人不親學例之其亦可以閒矣顧永朝永夕又非閒之所可永也童時結習見獵而心喜焉嘗濡筆為八股文課族人子弟則徒好文而非好學所好之文又區區八股則其文特制舉之末云爾雖然制舉之題皆孔孟曾思之言也功令以孔孟曾思之言導天下而試之以八股之文苟一言不肖四子書之言即無取於八股之文矣蓋其所托者專則必塗澤於六經諸史之膏腴浸灌於灑洛闢閩之義理講求於秦漢韓歐法度之正變而研習於王唐歸胡以來不相襲而相師之氣體期其合於有司之程式者往往隨時異尚拙者不必失工者不必得然則八股文之盛衰升降尤有關於風會焉彼易視八股文而不知其所托之尊者豈不妄哉袁州在江西為邊郡

非山水和會之區士多閑淡不欲以文自表見前代既無甚可徵國朝人文化成百餘年袁人士遵功令而就程式庸制科之選亦不下百數人諸老師宿儒健於文者數多奇其達者不盡以文傳蔓其吉光片羽終有所不可掩也今網羅散佚難撮拾於千百之一或得其子孫之所什襲或採諸坊本之所流傳寶氣光騰敢謂能振豐城之劍哉憶歲之丁亥林君儒珍反教康樂莊籃輿來訪促膝與談文至夜分遂有袁陽文徵之訂予不以耄老辭又三四年互徵文相商確於前輩寧過而存之林君斷不肯假借或有林君急收而予已之者閱予馬齒長不之非也昌黎之論文惟其是就予兩人之是非非以進退全郡之人文保無有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者乎文章公器一人不言天下必有言之者予兩人各極其力之所能識之所到袁之先達或冥冥默匡其不逮未可知也姑記此以志余所好天倘假予年

俾卒業以饜其好則予雖不好學而猶好文上以闢前人之幽隱中
以通時彥之聲氣下以開後起之英華於以應昌期而彰文教殆不
徒以消予聞而已袁人士讀是編其庶幾有感於予言也夫乾隆辛
卯孟夏月

海千試草

四書文集

宦遊草

澣花樓詩集

十笏齋詩集

文標集注

袁州唐集

宋元明集

周德潤纂

彭祖述纂

徐輔忠纂

彭 舫纂

張 沅纂

袁際唐纂

袁錫光纂

袁錫光纂

友石山房集

竹泉山房集

劉輝序

出塞稿

征途紀事

螺山詩存正續集

八卷

民國

蕪秋圃遺著

理化精解

二卷

黃邦達纂

胡光瑩纂

陳鴻章纂

陳鴻章纂

周在田纂

徐 雲纂

黎世芬纂

右書目類分經史子集仿漢書藝文志詳其篇目都一百九十九部
本擬仿四庫全書簡明日錄之例摘記原委括其概要以闡明作者
之意旨惟各書多半散佚未能悉為搜羅其有全書具存則摘其概
要并錄其原序附於各類書目之後以備參攷至其無從查輯者仍

付闕如

宜春縣志卷二十下

藝文志二

文徵上

按邑志得附載結諭前賢者錄及金石碑版之文者所以備攷證也蓋志所闕畧徵之於文則畧者可攷矣宜邑自漢以來往往名蹟前人每樂為紀載備詳始末而一一發之於文關於邑乘之采擇甚鉅與其他專重乎文者不同爰是分類選輯因其先後編其次第別錄之曰文徵而各體詩並著於篇亦猶夏殷之禮徵之杞宋之意云爾

宋

詔

徽宗賜答張商英上仰山瑞禾表手詔

御筆張商英省所上表袁卅仰山太平興國禪院園中產穀一本兩莖七

懿事具志博原效祥嘉禾育和氣所感元覽昭彰匪枉匪躬以挺生如
坻如京之將見卿為時柱石東國鈞衡召此至和實惟變理忽披竿牘曲
盡形容實野充箱行慶豐年之兆歸美報上不忘忠蓋之誠省覽已還盈
澤嘉歎

勅

唐

勅盧肇海潮賦

盧肇文學優瞻時輩所推窮測海潮出於獨見微引有據圖象正明足成
一冢之言以祛千載之感其賦宜宣付史館

明

勅江西袁州府宜春縣民張鐸

國家施仁養民為首汝能出穀七千二百石用助賑濟有司以聞朕用嘉

之今特賜勅獎諭旌為義民爾尚允蹈忠厚表勵鄉俗用副朝廷褒嘉之

意欽哉故勅景泰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勅江西袁州府宜春縣民蘇體用

國家施仁養民為首汝能出穀一千五百石用助賑濟有司以聞朕用嘉
之今特賜勅獎諭旌為義民爾尚允蹈忠厚表勵鄉俗用副朝廷褒嘉之
意欽哉故勅景泰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制

唐

奉勅行楊贊禹左拾遺鄭谷右拾遺制

制曰以贊禹挺生公族雅有令名檢身如履其春水操心不媿於屋漏言
行無玷文章可觀連中珠科首冠羣彥以谷二雅馳聲甲科得雋亦承遺
構自致亨衢求諸輩流兼慎行止朕方求理道尤屬滯淹聞爾贊禹之規

為可以厚風俗而敦教化聞甬谷之什往往在人口而仲王澤舉賢勸善
允得厥中並命諫垣我為公選汝於職業勉自激揚

明

御製加封普菴禪師制

制曰朕惟佛道以慈悲為體方便為用超卓萬有拯拔羣倫廣利濟以無
邊妙神通而莫測不有玉承於法緒曷能茂振於宗風惟普菴禪師萬行
圓融六通具足端嚴自在變化無方哲學悟於羣迷普利益於庶類如溥
甘露於六合膏澤均沾猶現滿月於千江光輝旁燭春此宏彰於靈化式
宜薦錫於名稱今特加封普菴至善宏仁圓通智慧寂感妙應慈濟真覺
昭祝惠慶護國宣教大德菩薩於歲教闡宗乘傳千燈之派系功施幽顯
福四海之生靈翊我皇明永臻至治永樂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表

唐

彭構雲謝遣中使送還鄉表

臣聞大德曰生非慈無以宏其用含容曰道非聖無以闡其功伏惟開元
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陛下以慈子育以道君臨呼韓稽顙
禎祥應化魏魏蕩蕩豈容臣言而夢寐賢才搜訪崖谷臣溢聞天聽近赴
闕廷處臣以羽客真君飽臣以仙廚玉食勸臣以入仕慰臣以遠來臣固
辭無能乞歸養疾賜臣以束帛榮臣以副衣而更憫其疲羸送以帛使非
大慈何以安茲懦勇非至道何以被斯梯稗光寵之極於臣實超以今月
二日到郡延望城闕犬馬之戀長深感戴衣襟閭里之歡交集徒知手舞
足蹈無怠晨昏實漸酒露微塵尤增戀結謹因中使房嘉進送臣回附表
陳謝以聞

韓愈袁州刺史謝上表

韓愈袁州刺史謝上表

卷二十下

藝文志二 文徵上 表

三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怒臣愚直不加大罪自刑部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至其年十月二十四日准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賦稅及時人安吏循閭里無事微臣惟當布陛下維新之澤守國家承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獎用掌誥西掖司刑南宮顯榮頻煩稱職寂蔑又蒙赦其罪累授以方州德重恩宏身微命賤無階答謝惟積慚惶無任感恩慚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

韓愈賀慶雲表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現於西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采五色光華不可偏觀非烟非雲容狀詎能詳述抱日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為上瑞賢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故黃帝因之以紀事虞舜由之而作歌又按季夏六月土正用事其日景戌亦主於土西北方者京師所在土為國象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微於古又驗於今伏惟皇帝陛下德合履載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既兆北仁壽之域已踣微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黜之地自覩殊常之慶忤躍欣幸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聖德所至瞻戀闕廷心魂飛馳并闕奉進無任欣忭踴躍之至謹差官某奉表陳賀以聞

宋

鄒浩復袁州監酒謝上表

臣某言昨任右正言緣論事妄謬死有餘責蒙先皇帝矜貸除名勒停送新州管管至今年四月十七日准告復官及移差遣臣已於今月某日到

任訖投諸荒裔已絕望於生還沐以深仁忽叨承於內徙冥心自揣感涕橫流伏念臣昨在先朝誤蒙膏獎賜以清閒之封拔為獻納之官聲光聳動於當時遭遇迥逾於前此永為國報尤務竭誠豈知稟賦之愚遂至數陳之謬罪當萬死難逃兩觀之誅恩錫再生僅比三危之竄敢意哀憐之異亟還品秩之榮俄自沉人越參局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性隆孝悌德際乾坤知臣夙遇先皇不居人後察臣薦更大赦特許自新從今庸曩之餘年盡出聖神之再造臣敢不虔思訓勅痛艾愆尤遙望北辰雖莫陪於星拱回瞻南嶺固已近於天中誓堅忠義之心上答生成之賜

劉克莊袁州到任謝表

遭噴言而去國自屏空山奉明詔以典州且叨善地已臨封域具布詔條本起輒生最為拙宦偶逢總攬遂忝旁招猥厯公府之僚嘗奉使朝之對莫施營燭裨日月之清明雖披龍鱗覺雷霆之開霽惟小臣之孤立特明主以少安及連彈排尚蒙法貸文離賦泉方此養疴象罔得珠俄而起廢唯袁為郡舊名安靜之區與盜比鄰今亦孤危之地城空無備兵少且屨屢驚旅隻影於天涯宦遊奚樂徒有君親之一念若為忠孝之兩全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奮發威靈作新吏治謂多艱危艱之際務使民安凡錄屏臨遣之人率由聖澤乃如臣等亦在數中臣敢不厚培根本申畫郊圻與我守長江之險共願為強敵之防四境不治如之何此則微臣之罪

張商英進仰山瑞禾圖宋大雅表

臣近上表袁州仰山瑞禾蓋春秋書大有年乃魯侯一國之事今天下禎而珍祥發於嘉穀則春秋所書何足道哉伏蒙聖恩賜以詔答宸翰天文輝炳節屋溫詞德意淪浹肌髓臣竊惟天保之詩君能下下以成其政故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垂之六經詔之萬世臣敢不拜首稽首對揚膚聖之

丕顯休命謹繪瑞禾圖並附大雅十有三章繕寫圖如右上進以聞

疏

明

周燦請兵籌餉疏

題為寇氛已迫敬陳兵餉急著以固疆圉事竊惟禦寇者禦之於門庭之外若待賊逼城下僅以閉門却敵外無救援內加細作鮮克久持楚省數郡之破皆中此弊前此荆襄麻黃與江右尚隔一水長江天塹猶曰有險可憑而今破武昌在西江肩項唇齒之間不啻割膚矣此時急作門庭之計上自袁吉下至九江皆賊充斥之路九江近設總督重兵雲集可以恃而無恐袁吉一帶如萍鄉之接醴陵萬載之接瀏陽永新之接茶陵處處須防而萍鄉尤為第一門戶賊過岳陽一步則萍鄉危矣萍鄉不守竄但江西之患南則百粵八閩東則祁門常山將有不忍言者今日守江西即

所以守閩粵守徽浙也兵單力寡決難捍禦亟須精兵一萬分布萍鄉萬載永新三路統以遊擊二員不獨畫藩而守且與湖南彼此犄角互壯聲援賊在武昌去巢穴益遠四面受敵若大兵會約淮皖應諸兵從九江而上更調虔粵諸兵從袁州而進會合長衡永諸兵從岳陽而下水陸合奏上下夾攻滅此朝食此其時矣但兵興糧隨前此西江無事則西江之餉解京解楚總為寇而解今日西江有事則留西江之餉養西江之兵亦為寇而留守得西江不為楚省之續則兵餉皆為有用亦不至如楚省委之逝波呼吸安危司計者當不待其言之畢也臣僅會同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郭某巡撫南贛右副都御史林某合詞上請伏乞勅下戶兵二部準臣等所奏或募或調湊兵一萬計哨官隊長什長教師等項每歲約食餉八萬有餘懇祈準於本省練餉內動支至於遊擊二員一切廩餼心紅紙劄與添設營房等項不敢擅動正顯各臣等與地方有司商酌另行設措

庶使軍容壯而士卒鼓進足以攻退足以守西江安而閩粵徽浙五省俱安誠今日東南半壁救時之急著也

周燦請改折南漕二糧疏

題為楚疆決裂幾盡西省危在旦夕懇祈聖明亟勅行間諸臣併力夾擊以保江南再懇聖明速渙蠲折德音以收人心而張撻伐事臣六月入境後即具有地方兵荒情形一疏爾時逆獻正盤據武昌也使乘此會師合勦獻可成擒即不然而固守岳州與九江互相犄角猶可威賊使饑疲而遁乃不知楚撫王聚奎何以棄岳不守至八月初五日而岳州又告陷矣岳陷則賊必走長沙長沙安危江省實與共之唇亡齒寒必至之勢也今賴撫林某移駐吉安江撫郭某移駐袁州二臣慷慨臨戎有勢不與俱生之氣自能為皇上羣此危疆但江省兵力素單二臣所統不滿三千餘人其何能有濟宜於督師呂大器標下分兵數千徑趨袁萍再勦兩廣督臣

及閩趙撫臣各發精銳三千會師境上壯長沙之聲勢為進勦之圖而鎮臣左良王之師溯九江而上直搗岳州東西夾擊賊未有不窮蹙投首者也臣竊觀前此之失事大都由賊之善攻而由我之善棄今若再棄長沙是併江省而棄之皇上封疆豈堪遂節斷送此臣所以大聲疾呼而不能已也乃臣更總總深有慮者今歲旱災特甚而軍興旁午一切本折錢糧勢必取之地方小民疾視長上搶攘之風日見告矣夫賊之假仁義誘吾民也業已盡民為賊而吾國所以制賊者慮必盡民皆兵自非行真仁義以結之不可今追呼日繁內潰將作大寇猝至其何以支朝廷縱不能蠲亦請於南漕二糧各折其半留未盡之米粒以還民間庶可留溝壑之餘生以保疆土臣豈不知軍需匱乏之仰屋方殷顧為此不識時務之談以聒宸聽獨以事勢至今有同累卵萬一魚爛瓦解狂氛四塞異日即欲議蠲議折而不可得尚忍言哉臣所以痛哭流涕而更不能已也伏乞皇上

為封疆計立賜睿斷施行

袁繼咸劾大監張彝憲疏畧

山西提學僉事臣咸上言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總理內臣令覲官齋冊皇上報可特在釐剔姦弊非欲羣臣屈膝也乃上命一出靡然從風藩臬守令參謁屏息得免呵責為幸夫一人輯瑞萬國朝宗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座士大夫尚得有廉恥乎魏璫方張時義子乾兒皆夜匍匐自以為羞今且白晝公庭恬不知怪國家觀典二百餘年未聞有此可為太息也

袁繼咸密報藩師東下并江州被焚疏

總督江楚應皖等處勦寇事務臣袁繼咸為密報藩師東下根繇并陳江州被焚情形統祈聖鑒事切自左師發潯袁城被焚臣處荆棘叢中屢疏入告有繕寫而為其強阻者有已發而為其中留者致臣一片苦衷未能

上澈宸照前此即有公疏而心期濟變事多曲從不敢不補贖密奏以明臣心勿欺馬左良玉自奉世鎮武昌之命臣雖無節制之權然肝膽相信已久至各兵士既厭楚地凋殘復畏強寇凌逼垂涎東南財賦兢兢思逞者久矣如去秋借救黃澍為名計圖東下幸皇上俯納臣言免違而止冬月借口餉米不繼復欲移營就食幸江省新漕接濟臣力挽乃止不意本年三月內 州失守闖賊南渡藩標鎮將愈思辟銳適逢王之明一葉師報紛傳人情洶湧靖南侯黃得功有疏爭南侯左良玉有疏臣慮此事處置失宜必召大釁因疏請行二藩之言從容審處以服海內之心臣疏未達之明已付詔獄臺臣樹立他宗一語適觸其怒閱數日寧南即有飛馳闕下東身待罪之揭再數日提塘官即有三月二十三日寧南登舟之報臣隨於二十七日差官馳報訖時寧南距潯尚在二百里外乃部下官兵或借催餉或稱護鹽或稱罷塘皆沿途預伏接應焚毀關廟擄掠船隻勢

琦莫可嚮通矣臣先二日據報闖賊下馬斬黃上犯荆岳臣發署鎮鄧林
奇陳麟副將李士春督率水陸官兵分防龍坪田家鎮與楚師聯絡堵截
留郝效忠防守江州臣親督副將汪碩畫李士元赴援江省袁吉正赴行
間恰值左師之報荆世子與潯之紳士民衆擁署留臣必欲與臯南一晤
臣只得暫留一面撤回鄧林奇協守仍留水師陳麟駐扎蘄州一帶防賊
及左師全營抵潯臣以將士衆口俱在西關暫撤入城以安其心秦各將
士未奉臣令借題守城一概雜入臣猶望其同心固圉姑置不較初一日
臯南移州江南就臣遣諸鎮將謁臣城下臣不得不率潯標鎮將出城往
會臯南袖出先帝太子密諭不知何人傳來臯南信以為實設壇刑牲與
諸將歃盟武人不知春秋大義一時欣然附和臣急語臯南曰先帝之舊
德不可忘今上之新恩不可負再拜諸鎮將曰願諸公愛惜百姓臯南復
臣曰謀陷太子臣下所為與今上無干若愛惜百姓大家本心先生何必

過慮隨出誓文檄文與臣觀畢臣即偕諸鎮將返署正園嬰城固守以盡
臣職不意潯標左翼營副將張世勳與前督叛將張國柱暗通線索夜半
縱火四起臣率鄧林奇汪碩畫等救滅此火役火復燃迨至五鼓無處不
火諸將不能存立遂各劈門而出左師環城外應竟爾羣呼合營矣江州
數百年居積盡歸煨燼數萬衆赤子半化青燐痛哉痛哉雖世勳等之罪
何莫非臣之罪臣當具冠服甘辨一死以謝地方臯南聞變飛遣鎮將張
應元等擁臣入舟臣投水至再臯南力明其盡臣誼之心必欲臣同行調
護兵將監軍李猶龍再四勸勉謂臣徒死無益若得中途挽救尚可報稱
萬一臣是其言與各鎮將矢心約發首嚴焚殺淫擄之禁臯南與鎮將莫
不唯唯臣不得不忍死須臾冀圖一當以報朝廷無何臯南以久病之軀
勅潯變之慘一時殞命鎮將統馭無方號令不一湖口已先事焚掠分防
潯將李士元相附同行臣初未及知憤其爽約必求一死諸鎮將合詞對

臣云此事在未令之先前哨兵丁無知妄為并云安慶亦已內變比過院上果見兵情更甚於潯撫臣張亮言之頗悉閱日抵池城守幸獲安堵各鎮原許臣駐池候旨不虞一二小將不率潛至銅陵一帶打糧誤與守兵格鬪各鎮聞報悻悻決意合營前驅臣密照各鎮將曰卑南雖受先帝厚恩諸公總鎮崇階實出今上之賜復移書各鎮云諸公全師相從於此不肯寧南公高義但期約束部伍候明旨足奪纜與寧南公盡臣誼三字相合等語臣當書絕命詞於衣帶不從即以死力爭之幸而各鎮悔悟隨據藩標總鎮金聲桓張應元徐國棟吳學禮惠登相李國英盧鼎彝勇左夢庚等回稟內稱職等仰體敬藩主倡威義自當輸忠裹事以報嗣君項接臺諭候旨定奪茲暫屯札祇遵惟命為此稟復等情到臣又頗後部總兵惠登相適至與臣同心諄諭初七早撤回馬步全營遂卸尾西上是夕聞朝使隨至臣分當赴闕面陳始末歸命司敗但各兵安插未有定信瀆

散堪憂又不敢不尾押前途另疏請旨定奪外謹據實補牘密聞一事不敢欺飾一日在軍中一日尚費調劑伏乞皇上俯賜包容留中秘察庶免外傳啟釁至臣身任封疆內變釀禍事雖意外罪無可逃并乞聖明從重處分以為溺職者戒但得宗社無震驚之虞生靈釋塗炭之苦臣實鎖不恨

張自烈重定四書大全第一疏

臣某為致治首明理學熟邪先正人心懇乞勅訂四書大全開釋聖經光昭祖制事臣按四書大全荷成祖特命纂修功在萬世自坊本承謄披纂此刪與原本頗異後學文辭失真義理浸晦悖孔孟而崇佛老棄忠孝而尚權姦甚非纂修初意此世道人心之患非獨是書闕畧而已臣少遵祖父庭訓借臣弟自熙自勲講貫是書見坊本脫誤心甚痛之因歎諸儒臣承命纂修召集學徒成書大速各章小註不可不加釐正又永樂後名儒

論議宜擇別增入或詰臣曰先儒說具在何增定為臣謂本朝洪武二十三年詔徵錢宰等正定書傳凡蔡氏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說足所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今臣增修大全蓋推本太祖足書傳之意雖微分軒輊不至離經叛聖同罪可知尤幸四方博學洽聞之士覽臣義例不以臣言為非具呈南京國子監咨部錢行崇禎十四年江西學臣侯炯曾據兩直十三省公呈轉詳按臣徐養心請旨重訂學臣行文袁州取臣四書大全辯寫本到道驗實進御臣以前此未經具題寫本先出互相傳抄妄有去取與臣初稿相背即臣寫本塗_口義例雖明倫次未定故未齎送學臣然又恐臣馬齒日長天下多故不自卒業坐視刪纂紛紛亂後世學術臣學不終臣罪滋甚此臣所以終不能已於言也伏乞特詔有司許加較定假臣編摩數月與國家無少勞費在是書粗有發明書成繕寫呈進恭請皇上御製序文賜名四書大全辯頒布學校庶學者知所取正義理

日著經術徐興久安長治實基於此豈惟不負二祖建學與教至意天下晚然知皇上明理學正人心雖時方孔棘不廢講求播諸中外書諸史冊尤足為萬世聖子神孫法臣雖寡昧竭管窺萬一使坊本不終淆亂亦可無罪於孔孟程朱矣他如臣所論定程朱遺書語類古今理學辨似錄史辨大學衍義辨歷代名臣奏議辨古詩文辨宦寺賢姦錄先象臣徐懋衡古方畧等書篇卷浩繁制剛有特擬次第上進仰取聖裁至時政得失利弊諸大臣所不能言不及言者臣居恒非無芻蕘然身伏草莽就大全言大全不敢越次而有條列也所擬重定四書大全序例一卷辨畧十卷與友人論大全書一卷謹隨本奉進以聞臣無任悚切待命之至

奏

清

袁芳松請定鄉試規制奏

奏為請定鄉試規制以昭畫一事本年正月內奉上諭會試二場表文改用五言八韻唐律一首欽此嗣又奉上諭邊方北省聲律未諧驟押官韻恐不能合有司程式可諭主考及分校官今科各省分酌量節取不必繩以一律至下科會試時則三年之功自宜研熟不妨嚴其去取欽此欽遵在案臣查歷朝取士詩賦原與帖括並行自有明始去詩賦經義外第兼試表判論策相沿日久類多勦襲陳言倖拔科第今蒙皇上加意釐剔原欲選拔真才以收實效在舉子參逢盛典自當爭自磨鍊以副聖天子揚風化雅之至意但臣竊思鄉會試事同一律今功令會試以詩而鄉試無詩恐士子以未登賢書不免因循姑待即如從前歷科朝考例應試詩而聲韻不盡熟嫻者為緣未嘗講究於平時是以不能責效於旦夕現在會試試詩之例已奉諭旨於下科即當嚴其去取若鄉試不兼試詩在已膺鄉薦尚知從此用工以圖進取而鄉試士子狃於積習依然視為緩圖則

下科新收舉子去會試僅止數月必仍有不能研熟者去取勢難一律臣愚以為士子有志上進既經揣摩舉業自宜嫻習聲律況以從前講求表刊之功專用之於詩律亦屬綽有餘力又期以三年儘可從容研究漸底精純仰懇聖恩准以乾隆己卯科鄉試為始其二場經文以外一體試以五言八韻唐律詩一首庶士子皆知潛心韻學以就有司程式既可儲養人才而於皇上尊經石文之盛心亦協於克一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睿鑒施行謹奏

議

明

張自烈保舉議

臣某言明詔祖宗朝保舉成法可遵兩京文職三品以上於進士舉人貢監中各舉堪任知府者一人兩京文職五品以上及翰林科道官在外撫

按及司道知府於舉貢監更士民中各舉堪任知州知縣者一人所舉務求真才實德允堪民牧即將實跡開款送部類編進呈該部再加酌覈與現在應選應陞官一體除授仍分立限期過限不舉者議處舉得其人舉主獲叙或犯贓罪及屬闖無能舉主連坐臣愚以為保舉之法累朝皆有成效陛下垂軫民牧幸由舊章誠今日圖治急務科臣某妄言進士舉貢各能自愛監更士民皆不堪任臣既駁正請賜集議施行然臣反覆明詔有一二未盡善者臣敢悉慮而條陳之臣竊見進士舉人貢監中亦有僅堪任州縣而不堪任知府者監更士民中亦有堪任知府而不止於堪任州縣者然則謂堪任知府專屬之進士科貢堪任州縣專屬之監更士民臣不敢信也兩京文職三品以上亦有不知進士舉貢某某堪任知府而知監更士民某某堪任州縣者五品以上及翰林科道等官亦有不知舉貢某某堪任州縣而知進士舉貢某某堪任知府者然則謂三

品以上宜專舉堪任知府五品以上及撫按司道等官宜專舉堪任州縣臣又不敢信也夫取人必因其材不宜限以資格如必求堪任知府於進士科貢求堪任州縣於監更士民則監更士民雖有堪任知府者舉主以為非詔旨所及而不肯舉進士舉貢雖有堪任州縣者舉主又以為非詔旨所及而不敢舉兩不舉則兩誤古量才授官不如是也舉賢必隨所知不宜拘以事例如必文職三品以上專舉堪任知府五品以上及科道撫按專舉堪任州縣則科道撫按實知其堪任知府以不當舉堪任知府而棄之三品以上實知其堪任州縣以其不當舉堪任州縣而棄之文職則交失古各舉所知又不如是也况文職三品五品以上及翰林科道撫按司道知府豈必人人皆鮑叔皆祁奚乎豈無娼嫉間陋如臧文仲之於展禽虞卣之於叔敖者乎昔魏徵勸太宗命三品以上京官舉郡縣守令非如今日盡換按司道知府皆使之薦人也盡換按司道知府皆使之薦人

則是執道途不相誰何之人皆望其為祁奚為鮑叔果皆能野無遺賢乎藉令中外諸臣果皆祁奚鮑叔果皆知人其間或素負衡鑿取之災袋而有餘先期而舉不為驟或旁求俊乂索之倉卒而不足過限不舉不為玩如必先立限期不舉議處則諸臣以惶遽避罪之心工旦夕苟免之計必有妄舉以塞詔旨者雖舉不逾期而所舉實不可用名存實廢為蠹茲大又况夾袋有餘者雖一官而可以舉數人倉卒不足者雖屢年而不能舉一人如必各舉一人則雖有能舉數人者而僅使之舉一人而止猶騏驥能行千里繫之使僅行百里而止也其不能舉一人而必立限以責其舉猶育者必使之視遠聾者必使之辨音徒窮苦之而已耳如是而欲盡致天下之賢才以速希治效臣知其必不可得也或曰不責以必舉不督其過限如諉卸何臣曰不然求玉者必於崑岡求珠者必於荆漢今之兩雍直省學校賢才之崑岡荆漢也兩雍之司成各省直之督學使日與四方

士晉接講課士之能否長短皆得審試而甄拔之苟取才於此中督學使不徒以文藝歲科解部為稱職兩司成不徒以釋奠內外課積分為故例變通安定蘇湖學條科每歲擇士之賢且才者著之籍有事需才若取諸寄不能其官者連坐而又佐之以鄉舉里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慎簡閣臣以宏吐握精求銓曹以汰冗員由是人才次第進豈必盡人而責以保舉先期而督以程限不舉而威以刑辟如今日之紛紛無益哉至於文職三品五品以上者自制科而外或以資出身或以藝出身階秩雖同材品各異既詳知人之明難責薦賢之效尤宜嚴加擇別無令濫舉以滋徑竇者也臣所謂明詔一二未盡善者如此臣愚不識忌諱苟行臣之言得人圖治或微有裨助惟陛下裁擇謹議

清

王廷禔兵議

卷二十一

藝文志二

文獻上議

十四

按袁郡在承平時止有團練民兵三百一十八名分防郡縣以及插嶺慈化兩隘每名工食歲八兩六錢四分守令提調不敢恣橫迨崇禎六年流賊四起知府田有年始詳設標兵百名把總一哨官二統領以防萍鄉之插嶺關又編僧兵百名更番以防慈化喝斷山挑選衛軍之壯者給以雙糧使互相守城是猶無損於公家也崇禎十年流寇犯袁州屬紳衿議設義兵宜春萍鄉各三百分萬各二百士民照糧助餉崇禎十一年撫院解公發省營兵四百名使把總一員哨官四員統之屯萍鄉西城外十六年獻賊犯袁總鎮左良玉兵踵至追逐於是賊梳兵篋地方騷然矣十七年江督袁繼咸宜春人也遣標將謝騰雲率兵千餘防袁餉則司餉也太清定鼎袁土初入版圖長沙尚未向化所在伏莽竊發委將郭天才鎮袁兵丁廝役等共二萬餘名順治三年部推副將尚登第協守始有專官見設兵將每年約俸餉銀三萬二千八百兩有零此袁郡設官之原委也今外

患內憂均難弛備然去歲鄰警仍求外援得鎮兵來但聞擄掠蘇都司防禦萍鄉所部土兵盡逃止統視丁捍禦幾罹不測土兵之緩急不足恃即此概見故知將不在高衙而在勇怯兵不在多寡而在精練果能實心積練不冒虛糧堪戰之兵雖數百可也多復何益倘謂兵少則職守難兼顧不知守兵在城何嘗登陴警夜日晝遊行里巷或邀截柴米蔬菜或壓買雞豚砍伐樹木或離伍貿易串引叛僕且一隸兵籍即通抗錢糧甚有族黨姻戚俱為巡通使長吏束手而莫可問又有部氓一委以千把之職即乘馬黃蓋抗捍長吏至有操其長短者兵丁即守令斬米糧倉不怒平民可知也此輩肆橫監司亦未遑行法則守令可知也戰守機宜府縣概不與聞一有疎虞不免先受處分恐府縣亦不任受也今欲使兵民相安莫若使兵有制而畏法欲兵有制而畏法莫若使之稟令於府止設守備一員千總二把總四兵一十名以三百駐萍鄉一千總統之令分防插嶺慈

化喝斷山等處二百駐萬載一把總統之防湖南瀏陽一百駐分宜亦一把總統之以備不虞四百駐府城擁衛根本不時策應知府總其大綱各縣分其訓練兵不擾民民不苦兵一旦有急可恃以無恐矣至於守兵又有可議者彼妻子墳墓多散處各鄉猝然有事欲聞之城中便為我捍禦必不得之理也計莫若慎選府兵而操練之夫營中守兵一年計食餉十二兩府兵每年僅八兩六錢四分猶之土著也一兵較減三兩三錢六分留原額民兵即減去守兵三百一十八名當減餉一千六百一十九兩零待人數既足後漸裁營中守兵是哀州仍存一千六百戰守之兵而袁已去八百名之實也但此議所關甚大過變而兵將奔潰責不及兵將無兵而少有亡失則咎歸議裁之人此日後之慮也目前不容一露此言則禍且不測此旦夕之慮也

論

唐

楊夔創守論

貞觀中文皇帝聽政之暇問房魏以創業守文之難易房對以創業魏對以守文蓋房以經綸之始備極勤劬所以見創業之難矣魏以昇平之後率多懈怠所以見守文之難也然創業之初雄豪未賓生民嗷嗷唯德是歸所以開基之主皆乘蒙而起觀履車之轍焉肯更修其軌哉當其雲雷未亨天地猶蒙龍虎交馳烟塵晝昏故得一士則前席以待問聞一言則傾耳而聳聽用人若不及從諫若轉圜勇於得而疎於失冒履鋒鏑涉歷險危其取也既勞其得也亦勤誠為創業之難也及乾坤霧霽山河有主四海之內罔不臣妾言而必從如影之附欲而必至如響之應愛之可以升九霄怒之可以擠九泉順意者駢肩逆耳者畏忌好惡之情不由其職否賞罰之道匪關於功過下懼以來命眾怒而莫諫此所以為守文之難

也然則自漢而下有天下者孰不始則孜孜以觀萬幾將後乎治及時既平俗既康以泰自逸怠於庶務者多矣且創業之主既得之後猶墮夙志以壞大業而况既治之後即已安之朝其能納讜言任正人屈己以順民抑心以從下者不亦鮮乎魏文貞公守文之難豈初心盈中心是也總而論之瘠饑者易為食其創業乎醫疾者難為藥其守文乎

明

袁繼咸先天之憂而憂論

大其憂所以廣志也先其大所以盡仁也君子之器宏也夫天下非外也以外視天下而惟其身圖無志者之為也視其民其君如肥瘠之秦越焉則亦不仁矣器小可知也惟夫有志之士則不為其身憂而憂以天下其勢則相遠也其事則不相為謀也環堵之間慨然有寰宇一家之視而世人之凋弊殘瘁宛若有急於吾前而思有以仁之其器量何宏也嗚呼此

君子之大也可以觀識矣士當先天之憂范希文之所以自誦也是故見君子之志焉是故見君子之仁焉是故見君子之器焉自夫發策決科之學與榮身肥家之念重世之有志之士存什一於千百矣乃有自小讀書遂以天下之事為己任造物之付與不齊世運之否泰相踵上而吾君下而吾民事之可憂何限而皆以責之身可憂而未形者思以杜之可憂而已著者思以濟之天下之至可憂而人不以為憂者則先憂之天下之憂未已則吾之憂亦未已直欲舉斯世斯民而輔諸三代之盛以遂吾之心若是即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之心也故曰見君子之志焉形骸隔而爾汝分己私感而思心熾視其君之迷亂民之饑寒困苦此心畧不一動者何人也乃有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視顛連無告疲癯殘疾者真若癩疴疾病之在我是即文王視民如傷之心也故曰見君子之仁焉器之小者所思不出乎旦暮所處不

踰乎尋丈雖以管仲之才盡心圖霸召陵罷會遂以驕溢量狹而器不宏也仲淹知大學之道體用不偏明德新民皆吾分內事舉天下之大而盡欲羅之以方寸之春盡此規模有幾人也故曰見君子之器焉忠以足氣仁以立德器以體道氣以通體德以濟物道以一事此仲淹之所以不能無憂而所憂者自不能終釋也故曰君子之大也可以觀識矣或曰无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詩戒務小而謀大舍近而圖遠者深矣仲淹幼學而有先天下之憂不幾於思出其位耶夫立志欲大行止欲高鵠不正不可以中的基不廣不可以為山苟尚志之士止於身與其家則他日所就不貌乎其卑也而况天地萬物皆吾一體西銘所以稱父母於乾坤而以疲癯殘疾無告為兄弟也君子豈可隔其形體而死其本心之仁哉王子壘問孟子曰尚志仲淹之先憂後樂其亦居仁由義備大人之事者哉仲淹心地惻怛廣大高明岳陽大觀寫景文字亦不忘其

心之所存其在江湖廊廟所以行其先憂之心卒以遂其後樂之願者炳炳如冊不可以一二數皆其先憂之志基之也本傳載其讀書山中斷齋韭畫粥墨帳燃燈則不徒有其志而所以副其志者又有其功也學苟慕志之高而無其功則不為杞人之憂如陳龍川率倡狂而無所用者幾希困子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然則志仲淹之志亦當學仲淹之學立心以忠厚不欺為主本是也謹論

按此自天啟甲子鄉墨進呈錄錄出條應制體

說

唐

黃頤受命於天說

孔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嗚呼君人者得不鑿戒於是言乎王者將順天行道而臣下自修德矣苟逆於天命而臣下隨所化矣然忽湯文居其下則將因是逆以

原於德搖民心於宇內為其上者無危乎故為君不易而作臣者知難不易則德明知難則畏命是故夏殷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末之為理內逆於心外亂其身豈不以受天命者耶故夫十二朝之亡也十二朝之作矣雖小民女童必知其過矣何者為君以為賢為臣以為然常不觀於前無慮於後大漢一時之榮而已矣歷以度之咸失於此嗚呼君人者得弗鑒戒於是言乎

楊夔原骨亂說

晉室南遷制度草創永嘉之後囂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謝鯤輕佻王澄曠誕競相祖習以為高達卞壺厲色於朝曰帝祚流移社稷傾滂職茲浮偽致此釀敗猶欲崇慕虛誣詭誇靈時風奏請鞠之以正顏岳王導虞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塞源端本之日也猶乃翼虛駕偽崇扇佻薄躡諸敗踪踵其覆轍以此創立朝綱基構王業何異登膠船

而泛巨浸操朽索以馭奔駟乎設使從卞壺之奏黜屏浮偽登進豪賢左右大法維持紀綱則晉亦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俊繼亂余以為晉之亂不自敦俊而給於導亮

楊夔蓄狸說

敬亭史家寺於鼠暴穿墻穴壙室無金字咋嚙篋筐無完物及賂於捕野者俾求狸之子必銳於家畜數日而獲諸汴歡逾得驗飾齒以棲之給鱗以茹之撫育之厚如孺諸子其獲生搏飛舉無不提鼠膺而殄影暴腥靈瓊縱橫莫犯矣然其野心常思逸於外罔以子育為懷一旦急其繼逾垣越宇倏不知其所逝叟悅且惜涉旬不弭宏農子聞之曰野性匪馴育而靡恩非惟狸然人亦有梅梁武於侯景寵非不深矣劉琨於疋礮情非不至矣既負其誠復返厥嗷嗷呼非所蓄而蓄孰有不叛哉

宋

鄭詮排崇寧姦黨說

自元祐以來立朝者不無朋黨之私然公議尚存朝廷紀綱尚振至崇寧初蔡京用事一切變亂顯立姦黨碑士大夫憤惋歛氣然諫官御史猶能爭是非長星之變言者切至京遂貶斥然百端詭譎終能勝善人君子而去之張丞相不旋踵為姦計所中罷去正士結舌無敢誰何而京得意矣自是諫官御史皆京私人內結閤寺合而為一而天子耳目蔽矣雖以三舍取士而士不通古今策問雖財用不能問所對惟溢美頌德之言學者迫於進取無忠義敢言之氣矣三十年間委靡不振志節喪盡故金人長驅如蹈無人之境仗節死義之士不肯阿附於黨輩者惟一李若冰耳嗚呼何其人材之乏耶上即位累年求一相以濟中興而不可得則京之敗壞人材與唐之朋黨又甚矣可不哀哉故作排姦黨說

辨言

唐

楊夔公獄辯

搢紳先生牧於東郡繩屬吏有公於獄者某適次於座承間諮其所以為公之道先生曰吾每窺辭牒意其曲直指而付之彼能立具牘無不了吾意亦可謂盡其公矣某居席之末不敢以非是為決因退而辯其公且傳曰君所謂吾臣獻其可君所謂可臣獻其否是謂彌縫其不至也及君可亦可君否亦否故平仲罪邱據踵君之意叔向譏樂王鮒從君者也所以智詢於愚以其或有得也尺先其寸或有長也皆庸其涓滴將助其廣大也况末世纖狡內外在剛烏有不盡其辭而能必究其情乎使居上者得其情屬踵而詰之可謂合於理未足言公也忽居上者異於見遠於理亦隨而鞠之取叶於意所謂明於不法烏可為公哉且不師古之言非不可為也為之不能遠不由禮之事非不可行也行之不能久故君子盡心法

古勤必本禮將遠而不泥久而不亂也若乃告諸獄任意以為明其屬狗
己以為公是使懷倖者有窺進之路挾邪者有自容之門矣矧繁棘之內
辛苦備至何須而不克而况承執政指其所欲哉嗚呼欲人之隨意者吾
見亂其曲直矣衆人之附己者吾見汨其善惡矣而猶伐其治譽其公無
乃瞽者衡別諸五色乎

袁皓齊處士言

齊祖受宋禪大宴卿士顧謂丞相曰予不肖幸有天下非百執事羽翼小
子共拯宋人之溺也然予不敢易時而侮器使不十逾載致黃金與土同
價朝臣稱賀內外諛懼快喜相聲日走天下齊封父聞而慶曰宋人生矣
而告鄉處士處士聞而泣曰捨虎逢狼改時而亡吾為宋人幸未死粟塗
炭於齊矣新主之言豈成聖人之道耶君王知黃金貴於土不知百姓視
土貴於黃金吾聞古者土地之封在於民阜而國殷土有林木民時而取
土有賦酒民時而煮土有黍民時盈廩金玉在山桑麻在原聖人不禁
無私無官死者有土生者有田聖人樂而百姓同百姓憂而聖人然地向秦
傳亂國之疾百姓之苦莫登漢壞既廣百姓饒矣土地之利百姓莫得而
窺之金玉在山賦酒在田取塊土者犯禁而死亡無土而可以田沒無土
而及乎衆生則稅蠶而郡蠶邑剋而吏鬻吾視宋人之萍久矣未見宋人
有寸土者君王苟欲致民於生地不若薄民之賦貽民之利於百姓貴土
於黃金則其民受福於齊矣封父敬而謝曰吾將聞執政可乎處士曰否
是欲急挈吾於禍矣惟父勿施吾將往

對狀

唐

楊夔紀梁公對

天后幽中泉之後有不下閭闈移六合之志故徐敬業唐之奇等於揚州

起兵以興復唐室然皆不旋踵而敗遂引用酷吏開羅織之門以攝伏內
外一日狄梁公獨對天后曰吾自用俊臣思正來朝臣知所懼否梁公曰
朝廷小人不違天命或有異議然陛下以木有一實之靈將翦樹而棄之
乎錦有一點之汙將全匹而燔之乎養隼者誠欲其驚於鳥焉乎驚於鷲
鳳乎驚而無別不如不驚矣天后默然

韓愈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狀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 右準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臣
往任袁州刺史日檢到州界內得七百三十一人並是良人男女准律例
計備折直一時放免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
漸以成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非律文實虧政理
袁州至小尚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數固當不少今因大慶伏乞令有
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仍勒長吏嚴加檢覈如有隱隱必重科懲則四海
蒼生孰不感荷聖德以前件如前謹具奏聞伏聽勅旨謹奏

盧肇進海潮賦狀

朝散大夫持節欽州諸軍事守欽州刺史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盧肇謹進
上海潮賦一首右臣伏聞神農立極先定乾坤軒后統天始宏曆象蓋以
大聖有作而大法乃明必自臣子之所為克成君父之至德只如陳詔奏
履先踏聖帝之音而伐鼓鏗鐘元在工人之手業雖成於微賤事乃表於
皇王臣今所陳竊用此道伏惟睿文明聖孝德皇帝陛下德邁伊媯道包
覆載垂衣而九有無外執契而萬國來庭日月貞明天地交泰珍圖瑞物
允膺得一之符伯益皋繇共作千年之聖臣極陋賤亦忝方州而微臣始
自知書志在稽古或觀天地之道得於經史之間既畧置圭亦聞測管况
黃鐘於玉律窺碧落於璿樞伏念司馬逸則書載天官張平子則儀鈞動
地臣仰遵前哲輒撰圓虛偶識海潮深符緯象理皆樞實事盡揣摩既當

鳳紀之朝願陳蠱測之見臣肇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又聞天垂象而六合成道生一而三才具皆由日月運乎陰陽是謂神明分乎晝夜伏知此道盡在陛下睿鑒之中故不俟微臣因此別白然自古以來莫不以地厚難測日既入而不見其行海犬無涯潮潛生而人不知其候上古聖人則之於八卦學者演之成六家多有講論未有根本不圖天垂大法假乎微臣獲在聖明彰此愚見臣門地衰薄生長江湖志在為儒弱不好弄研求近代寒苦莫甚於斯臣伏念為業之初家室四壁夜無脂燭則熱薪蘇睡恨冥頑亦嘗懸刺在名場則最為孤立於多士則時賢獨知累竊皇恩遽雙白屋臣於會昌三年應進士舉故山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起擢臣為進士狀頭莖仕之初故鄂岳節度使盧商自中書出鎮辟臣為從事自後故江陵節度使贈大尉裴休故太原節度使贈左僕射盧簡求皆將相重臣知臣苦心謂臣才立全無親黨不自吹噓悉賞微才奏署

門史臣前年二月蒙恩自潼關防禦判官除秘書省著作郎其年八月又蒙恩除欽州刺史臣謹行陛下法令常懼僇違理郡周星未有政績滯被百姓詰闕以臣粗事緝理求欲留臣奉七月二十二日勅又蒙聖恩賜臣金紫臣素無強近之援不異草澤之人忽荷寵光及此叨忝臣不以生平志業上奏於宸慈實懼犬馬之微忍先於溝壑則臣積年無所闡揚非惟自負片心實亦上辜聖代是敢竊以所撰前件海湖賦并闕進上臣為此賦以二十餘年前後詳參實符象數願以潢汙之水輒赴溟渤之流而雕蟲小技刻鵠難肖虛冒天聽罪當鼎鑊今差軍事押衙盧師自隨狀奉進上贖宸嚴敢期睿覽臣等無任惶懼戰越屏營之至謹錄奏以聞

劄帖

宋

鄭銓乞旌表袁臯劄子

竊以金人侵暴所過州縣殺傷殆盡官兵望風畏避者比比皆是其有節義超卓盡忠報國者反被叛臣所害遂使忠義之跡未能得聞於天下壯夫義士扼腕傷感臣伏見建炎三年十一月金人渡江諸州皆望風披拜每州各差奉使取索輒費物貨數內袁州差燕山歸明人張保義李保義到州於開元寺安下守候本州科率金銀錢鎔起發十二月初間有敢勇人袁阜奮發忠義與同伴人梁超商議我等為大宋之民受國冢水土之恩今來本州投拜金人迎引奉使在開元寺等候金銀起發其奉使人少易為殺戮我與爾共成其事於是袁阜梁超立合同文字各收一本相約候夜持刀入寺斬殺金人奉使復收所料金銀散還民戶不期梁超賣合同文字赴州告首本州權通判云我州已降大金國了而袁阜輒敢謀反殺戮奉使遂差都監賈宏敢勇鄒頭袁章收捉袁阜赴市處斬萬民哀怨莫可誰何即時補告人梁超進武校尉支給絹五十疋錢五十貫其餘捕

人等第支賜臣竊謂袁阜忠義之士也大亂已來未聞有此節義顯者反被判臣將作謀反之人斬戮於市妻兒失所無力赴愬深可矜憫伏望天慈特降睿旨下袁州勾收袁阜身首官為埋塋旌表門閭尋訪本家骨肉量行支賜教勸天下忠義之士盡心報國仍乞頒行天下應有似此忠義顯著之人並行褒贈使生死如歸劉付本司體訪虛實具狀申樞密院施行

袁繼成揭葉士彥帖

欽命總督江楚應院等處勅寇事務兼理糧餉臣袁繼成為道臣避危巧術微臣節制不靈懇乞聖斷處分并自請罷斥以存忠體事職江人不應官江督兩受命不辭者緣強寇壓境國步多艱不敢避私嫌候公事也前月十八日陸見星還抵鎮接有左帥掛歸武漢之報慮闖逆乘銳東下料

理防勤寢食不違所冀與職同心共濟者道將諸臣耳不意新任南九營副將胡以寧因職提兵北行誤募柯兵守城百姓稍有後言道臣葉士彥素與以寧有隙從中挑激過貼柯兵謀反帖子以寧憤激出城剪髮去官柯兵遂乘釁擄船幾成大變職適返署授計水師副將陳麟擒拿十名梟斬首惡向蕙等示衆其事始定職以上流報急江防當愍做古橫流截渡之法行牌該道採買木牌打造鐵鍊此亦士彥分內之事乃士彥聞聲膽怯計圖巧脫六月初三日職集鄉紳府縣會議能仁寺士彥首言木牌難買職稍以職掌相繩即怒形諸色厲聲求去職思與士彥同有封疆之責採買木牌打造鐵鍊所望於士彥者亦固守封疆之具非苦士彥以蹈湯赴火之危士彥遂為此悻悻者不過見寇勢之重得事之難借題規避為全軀保妻子之謀耳職每恨年來國事決裂皆由大吏倡逃不肯為地方死守使人盡如士彥之智將京師上游鎖鑰難為覓持九江必為武昌之續金陵孤注不知置皇上何地如士彥者貪險多端未暇臆列即此一念真人臣不忠之尤也職昨面奏皇上即位之始雖以恩澤收人心尤望以紀綱肅衆志大法若行宜自士彥始伏乞皇上勅下該部將葉士彥從重處分以為人臣避危巧銜者戒至職江人官江督知有朝廷不知有公祖實乖敬恭桑梓之誼合并賜罷斥以謝道臣統維聖斷施行為此除具題外理合具揭須至揭帖者

記

唐

蕭定修夫子廟記

於戲太樸既狂浮風不扇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而大發於生人不然則禮樂墜於地憲章施而不張忠信簿於冢人其披髮左衽矣周德既衰諸侯擅命時非上古其能以天下讓於聖人道在先天其能達天命要於富貴

故夫子屈身以行道而適濟天下邁德以立訓而訓被邦家使夫子為有
土之君南面而治則大道洽於羣動而況於人乎大化及於蠻貊而況於
華夏乎是以夫子之教修身以及家自家以刑國而治道備矣是以治萬
人而治其身治天下猶治其家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粲然明白若
日月之照臨光於下土是故用其大者其治大用其小者其治小不用而
能治者亦之有也其三代之王皆聖君也而猶社稷與世數存沒祀典將
子孫廢興則其餘皆可得而知歟夫子官為司寇適冠百王歷萬古而彌
尊與四時而並運生徒滿天下祠宇充郡國與生人終始同天地盈虛非
天下之至聖孰能與於此乎稽夫兩楹坐奠惟夫子時昔之夜夢之尊為
人君惟開元御歷之辰應之則開元叶明王之符夫子播君人之化美矣
大歷元祀定有尚書左司郎中兼此州刺史祇膺典禮式展誠敬入夫子
之庭庶美盛德之形容高堂剝落椽桷全朽靈像遺容門人虛位乃謀及

劉驪城隍廟記

有天下有祠祀有郡邑有城隍雖徧天下尚其神而未有之標名氏者多
因土地以祀惟袁古之城按漢書高帝六年春大將軍灌嬰所築先未有
郡是古宜春縣城隋開皇十一年置宜春郡大業三年改為袁州因山名
也移縣於州東五里古今得以灌將軍稱祀焉夫固護城池福及生人俾
其甲馬安而士卒和司局寧而官僚泰千里之內熊羆牧豎農夫織婦識
君臣少長之禮名儒秀士時時聞出災沴不作人不夫殤此乃郡政所致
而由神之冥化也大中十二年潭廣宣洪士馬紛擾人不聊生是歲州之

小平蟻聚欲興剽而機洩有密告之者伏法袁人解脫虎口之難斯莫不由神之陰惠也大中十四年太守魯郡顏公遐福理斯郡公文章獨步致身高科自辭天闕恭捧呈猷洎今未逾二載百穀豐萬彙蘇而疆土無事今則郡城丕變風化斯新公因謁神退曰神之所止不宜秋隘可以高張棟宇後拜奠虛其禮祭之位禱報嚴其樽俎之所公之祇敬神心如將軍在焉乃指縱於都押衙李汾等目其地勢揀其形勝從舊廟東三十步之外以咸通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構斯堂宇環廊廚院廳廡舊碑開巨雄虹之長梁結芬楹以相接丹楹森布彩檻疊施繩墨之工雅合其度公理俗政靜商賈原其利願投金帛以新之軍吏安其職咸請同力以成之未周星而斧斤巧漫彩績告畢蓋公之指委監蒞得人矣讓奉命輒敢撰列其功紀其建立年月而敢獻神言惟神聰明正直我公致力於神神宜饗公之德有唐二百四十五祀壬午夏六月三日記

盧肇震山巖記

宜春郡東十五里有山望之正若冠冕同麓而異峯在東方如畫震卦郡人名之曰呼岡意者謂其若長幼相呼同在一處其義不顯予無取焉其西北有石室臨潯溪之浹邑人彭先生嘗釣巖下先生講構雲善黃老言賢應中詔以三帛召先生不至時太守命其鄉曰徵君鄉巖曰徵君釣臺咸通七年予罷新安守以俸錢易負郭二頃在震山之西又得楓樹之林於溪南日與郡守高公遊其下公名厚衣纓之茂士也為政嚴簡民悉安之予以震山易呼岡之名白公公喜命刊其事於巖下予既得西林而羅烏宜免挾彈走馬於其間亦請命其林曰盧氏弋林以對其東彭氏釣渚也因謂高公使郡人無得熊魚於是林之檀欒杉檜不日豐茂以冠於郡高公因戒吏以丹書貽盧氏使西疇之人世世掌之郡民相率言曰二刺史俱好事者吾儕幸遇目焉遂以刊之是歲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南唐

劉仁贍郡廳壁記

南唐保太二年春二月廉使彭城公新建大廳者所以延賓旅服不庭也
載筆之士得以總叙興復叛亂始龍蛇之起陸旋戎馬以為墟羣雄角立
諸化風行列郡之俗猶尚草創爰屬大統土德中興漢德劉宗寶祚重尊
於光武及思禹力鴻圖復霸於少康我烈祖光文肅孝武高皇帝反正宗
桃光宅寰宇雲龍自契風虎相符乃命我公解印黃崗擁旌袁水公半千
應運七葉襲勲鄭武公則父子匡周乃賦緇衣之什賈太守則兄弟理洛
爰刊棠棣之詩方枝幹以猶疎比源流而未濬夏日冬日莫之與並一酪
一酥俱弗如也初峇省司徒清河公鑒臨是郡乃兗尋往制奏復舊基召
良工而方切運斤奉急微而遽迴丹闕公纔臨理所歷覽區中公著而顛
極欹衰巷陌而仍多燥濕翌日與通判員外中山郎公議歲斯事剗與情

攸願帝命曰俞乃蠲節廉以市榷楠剗陶冶以備甄瓦物無苛費人不告
勞日居月諸厥工克就所建立郡齋使宅堂宇軒廊東序西廳州司使院
講武廳毬場上供庠甲仗庫鼓角樓宜春館衙堂職掌三院諸司總六百
餘間仍添築羅城開闢濠塹所役將士皆均其勞逸賑其饑寒氣等指拇
言如挾纊同孫仲謀之砌壘成矜鐵甕之堅異皇國父之築臺取滂澤門
之背終乃圖施丹腹表進斯庭飛章陳戮力之功丹鳳降紫泥之詔宸崇
迥異賞賜有差先是茲郡鬻竹木紫炭者有砂門之稅公乃復南頓之免
於是豐財足用士庶易其居第二載之內闌闌櫛比公儉於身而富於人
孝理冢而忠奉國心惟惻隱德契清寧昔漢宣帝有言曰與我共理者其
惟良二千石乎即我唐得斯人也暨先皇晏駕聖上御國屢賜遂行無有
不當勅升袁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賜貞威將軍食邑三百戶褒政績
也邸之大廳舊有壁記以紀方伯除任授代自千戈擾攘歲月微失其本

末唯存姓氏乃命筆吏叙而補焉故使刊勒復紀於壁某年五月一日記

朱恂仰山廟記

仰山之神姓蕭不知何許人也仲曰大分季曰七郎漢文之世立仲廟於山阿立季像於別殿昔有徐璠自燕城歸宜春繫舟彭蠡忽有人附載自稱蕭氏居仰山之陰石橋之右逮及茲鄉約來石橋告別去璠應期至神詢所欲訴以無產思十畝之田給家俄而驟水漂蕩陵谷成田五頃他日再往潛覘其形見二龍方悟其非人即仰山神也厥後屢著靈驗里民尸祝胥靈威神愈彰唐廣德末神感夢於太守閻公瑜曰我龍之伯仲也姓蕭氏祠在仰山既險且阻將徙近爾郊誌且視之則盡拔殿宇置山下去舊祠僅一舍即今廟也朝廷以廣惠公贈太保次曰昭靈侯贈司徒噫巨靈之孽太華也萬古以為異而神之拔棘子浦邱壑豈非異乎袁之農夫賢有所賴保太七年刺史邊公鎬以廟貌弗嚴椽瓦漸損遂興心匠重構

方祭重門旋解任明年刺史張公承傑下車歲微旱爰請軍事判官路延卿虛祝二神願續締建果獲元貺載稱有年因率屬邑傭工修之未終其謀而去十年六月李公徽古自銓曹郎而牧斯部求瘼之始親造其祠命畢厥工用成前美廣檻長廊丹楹刻栴規煥宏麗爰飾其像迎於二殿士民飽集盡其瞻敬非二神不能垂其佑非賢侯不能崇其祠因紀其事用刻貞珉保太十年龍集壬子冬十二月五日

徐踏先聖廟記

昔夫子稟天地之靈膺斯文之數體山岳之成形各堯舜之宏度跨三五以傑出選乎戴而高步然而日月有薄蝕之運生民有淪昏之期老聃已游蹈流沙而不返文王既沒顧天下而誰宗是以則天以化氏屈己以濟物使夫子志在於為君也則當假道百里因基一成受祿以有民逆取而順守然後革命割物錫其苴茅禰子姓於九州頌正朔於四裔因王法以

行禮假號令以濟人懇尚不屑意以為光湯既遠武有慚德樂則有司失其傳禮則孟孫病其儀風俗崩弛皇綱解散是以周流天下望望列國一車二豎訪莠宏而觀周廟四科十哲昭日月而播微言假陪臣以尊周公修春秋而正玉室巨輔元精陶冶情性因國風而正樂順人情而定禮萬物既治我無位焉至夫載費諸境湍足當時止瑞璵而救季孫斬休儒而存魯國故令君臣懸解并樹不刊而地靡立錐權輕飛羽喻醜難於道室譬喪狗於東門野譚弗務門徒菜色坐席不暖炊突不黔其利物也甚豐其為已也至約所以夫子欲覓於衛妃諸生發憤於陳涉有由然矣漢高甚武心涵帝度為舊君而祖哭望魯國而輟故受天明命將半廟室其道言餘緒也則自闕里而徧寰區出壁中而竄東序蓋帝王之瘡痍大數之中興焉聖歷中否孽雄天馳衣冠禮樂本絕如線聖皇紹作文思累洽掃大學之煨燼編羽林之靈簡濟濟焉煌煌焉民德歸厚矣猶慮陳隲未禱

蓬艾未光慎彼觀風敬茲有土保太子歲以樞密院副使兼尚書吏部郎中李君徵古有帷幃之效克定之謀俾守於表下車視事解甲息兵巡省農功周行廬室以為導化有本振葉由枝而孔廟頽替誦堂風雨頹禮器而振應振儒衣而淒泫於是攷圖謀徵碑版蓋天寶中太守房公瑫始立廟於州城北門之外五十步乾元中太守鄭公審始移之會昌中又遷於州東大中中復於房公之卜不常厥所於今四遷乃永莫陔次大興刀役回廊月照接廡雲征洞門靜深重簷掩霽微兩楹而正坐儼四科而列侍如嘗不寢似欲無言植以美材絳以藻泳靈衣兮披披華蕊兮裊裊奈緞令芳蓮豆昔淖解危冠於李路見繪事於卜商足以目擊而道存不言而心喻矣昔魯公壞宅於舊國廬陵代木於孔門金石為鳴父老敢忘然則夫子之道得其人而後行文翁之風感於心而自化是以袁江之上袁山之阿朝為空同夕成涿泃用此道也若夫敷孔業而無祠宗是猶蕪全

蹄而待免叩殿翼而求音或趨翔而無至心是猶衣獲狙為周公假詩禮而發塚也是以李君炳筠州之靈錫鍾陵之秀行出鄉里名聞京師題橋以啟途懷綬而返國昔之去國而衣錦者蘇秦無守土之實終軍無表里之名君之慕總其稽古之謂故分符之降勅改君筠州萬歲縣所居高侯鄉高城里曰懷舊鄉孕秀曰君又以私財百萬代其鄉輸稅增閭里之氣為儒者之華功成不居無待刊紀而岸序之作所以聳善懲惡記托乎叙述吾師也故為之記至其過寇虐濞瀉則有庇績之司書勲之府馬唐保太癸丑歲正月二十日廟成之日也

宋

楊侃新修郡小廳記

郡之有小廳所以便於臨事也長吏夫其庭峻其階深居以自重使下民望之堂上十里雖訴冤而來必抱恨而出矣其或公門大開民見無阻庭

宇之制不壯等威階無尺高坐與軒近上下之言接左右之壘開臨問其是非就辨其情偽則何細而不察何隱而不知乎袁之於江南中郡也地接湖湘俗雜吳楚壤沃而利厚人繁而訟多自呈采削吏權而責治術天下之郡古稱難治而袁實次之何者編戶之內學訟成風鄉版之中校律為業故其巧偽彌甚錐刀必爭引條指例而自陳評私發隱以相報至有訟一起而百夫繫獄辭兩疑而連載不決皆謂弊在民知法也抑法者民之衝勑嘗聞上執之可以御下下持之可以犯上也是故子產鑄之於鼎鄭國不聞不治商君令之於市秦人不聞不畏且民者冥也以其冥然無知所以難治也今袁之民既皆知法是治也非難治也其由在上者自察其法故民得以紛紜於下也嗚呼政不廉法不平難非良民口不可塞也既廉且平袁民其如予何侃臨郡邑十有八年矣去年秋自蜀移治是郡弊問俗不俟下車亦未嘗敢變十八年之所行也既而獄訟清郡事簡

比前所治不見其異則知有不治史無難治民溥大之下莫非王土安有
袁乎吉乎易治郡乎郡庭之西有複廳焉巨梁中折別柱四扶漏若疎網
簷溜斷飛燕來不巢人過恐壓郡更數守空而不居今載田農之家百穀
大僉營壘之士復多休息乃命凡民有州縣之役於版圖者均出其財以
助興葺命工庀徒咸出卒伍無勞民也營繕既畢規模咸新不志以文來
者何觀時歲在敦牂月次應鍾日記

袁廷度疏泉亭記

亭之建由官渠復治作焉考唐元和刺史李將順以民嘗苦火公指源引
水灌城而入周逸民居不獨為火備亦以灌溉濯滌民獲利焉公罷去繼
者不能循其績渠於是湮後二百年王公懿典是郡復以州人頗為火困
王公譽治舊渠以為備然經制靡固王公適去渠隨塞又二十年廷度自
同得罪倅是郡至郡時居民新為火災鶉然如野處嗷民何知居上者不
興之為備耶由是訪耆老詢故迹深決而浚引溢城西池循環宛轉無所
不周瀉瀉泠泠聞之使人有山林興接郡之左因濬為池池中葦洲洲植
以竹其下種蓮復為是亭意蓋欲其登則思李之經始王之嗣興而廷度
復大其迹將以防民患建民利無使如李公後二百年間無若李公之用
心者乃命之為疏泉賦詩一章刻於壁天禧三年九月五日記

韓綜郡廳壁題名記

按輿地志宜春郡在禹別揚州之域春秋屬吳楚之國秦為九江郡亦曰
南楚漢初啟國大封子弟波漢之陽亘九嶷為長沙孝武以疆土過制制
詔御史諸侯王欲分子弟邑者各條上足其號名自是長沙王發得侯其
子成於宜春原建國之舊折於長沙厥後侯削入於郡縣託漢領其地於
豫章吳始立安成郡晉改宜陽隋開皇中肇置袁州歷唐不革斥備遠服
用人亦輕五代倣擾偽邦竊據開寶中王師平林陵負固之地版圖歸於

有司達今歷七十載民安厥業休我禁土尸是任者頗習唐故予以坐累得補茲郡暇日閱公寢北壁隋唐刺史題名置偽命守土者姓氏蓋武帥擅兵崇大位者俾表奏史據舊纂為此記起開皇十一年刺史袁伯通而下刻石者凡百有七人及觀修夫子廟記乃刺史蕭定大歷三年所作視壁間漏缺名氏惜其刻去舊記謬畧析亂莫可改正而又開寶以來領是郡者輒識名於偽命者之次豈春秋記事尊王之法乎今記自朝廷置守之臣繇殿中丞王澣而下得三十有二人表其位氏題於樂石揭置求序將以監居任者政治而韋絃之且以附於史官地理志皇祐元年八月二十五日記

祖無擇慶豐堂記

予去年春正月自廣南東路徙荆湖北路皆為提點刑獄秋七月按部過次鼎州奉詔改廣南東路轉運使時廣源州蠻入寇陷嶺外數州朝廷趨行乘遽日馳二百里決辰遠所治遠方久無事戎備既寡糧餉不給賊氣方銳我師屢敗予不量力亦提羸兵追躡其後遂出境外未幾以罪移典此州其始至也見城郭井邑在迤邐眾山之間如圖畫屏障使人俗慮都去郡僻務簡居多暇日小寢西有地一畝餘荒穢無人迹命冀除之為堂以休馬公退則擁書隱几而坐考聖賢之事業以自廣聞或速賓友以琴樽相歡因謂坐客曰昔也委妻子而去履山川之險見危致命可謂勞矣今也曹無事秩有祿飽食終日不亦泰乎人雖以為貶予不以為貶也顧無以報陛下之德為憂矣是秋禾大熟百姓足食上下莫不悅澤乃名其堂曰慶豐且持其說私自賀焉皇祐五年十月二十日記

祖無擇韓文公廟記

元和十五年昌黎韓文公嘗為袁州刺史後一百二十四年無擇實蒞此州築宮而祀之公諱愈字退之幼孤鞠於兄嫂氏嫂卒服菽菽進士及第

應董晉張建封辟為汴徐二府從事入為國子博士監察御史關中大旱
民死盈路公請寬徵復租幸臣切齒貶連州陽山縣今在陽山有善政既
去人懷其惠生子恣以韓名緣江陵府法曹參軍再為博士避謗分司東
都遷尚書都官員外郎判祠部僧之無良者一切置於理用是復力橋者
眾改河南縣令將發魏鄆幽鎮留邸亡卒尹恐禁止歷職方員外郎及比
部考功郎中史館修纂知制誥初議討吳元濟朝廷文武大臣無敢言者
公以為宰相被殺中丞傷僅免若是兵可息乎及裴度出征公以太子石
庶子為行軍司馬先馳至汴說韓都統洪韓與疾以從蔡州平公謂度曰
王承宗可取乃授書柏耆以往承宗即獻德棣二州轉刑部侍郎佛骨至
自鳳翔百姓肌膚為傾京師公上疏極諫其不可因得罪貶潮州刺史
近境有鱷魚食人公以文逐之鱷報遠去移刺袁州袁之民男女為人隸
者踰約則沒不得出公皆計備予值而出之尋奏聞著於令拜國子祭酒

接學官儒生必以禮除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其帥署王廷湊為節度詔公
宣撫既行穆宗遽止之公已入矣眾皆危公公辭氣慷慨與士卒論存亡
逆順之理莫不聽命解深州圍歸半元翼以史部侍郎典選聽令史出入
令史之勢遂輕任京兆尹六軍將士咸畏憚不敢犯曰是欲燒佛骨者其
為人信服如此憲宗既貶公於潮且將復用之為皇甫鏞所忌乃以公為
狂疏止可量移一郡故有袁州之命公自鎮州還穆宗即欲相之會京兆
尹以不治聞乃擢公兼御史大夫有勅無臺參中丞李紳由是不協復為
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嗚呼公之器業可謂宏深魁偉施於行事細大
平險無所不宜其文章博辨卓詭與商盤周誥相上下惜也孔子歿無聖
人者為之章顯以信後世而見繼於史臣之筆其亦不幸也歟無擇何人
哉道不加修學不加益夙夜懋勉庶幾前烈謹拜書其實以著於記云時

皇祐五年冬十一月十一日

李觀州學記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單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闕疎亡以稱上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陋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望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備器備並手借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觀參於眾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恭以山西慶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也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馬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行皆尊尊學術俗化之厚延於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

如此今代遣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跡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廷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差抑亦為國者之憂至和甲午夏五月甲子記

祖無擇東湖記

袁城之東有湖馬上有四亭與目近歲厥後為州者耄昏不事事湖亭用不治以荒初予至州目其處不及往者三月既而吏曹事簡登城而觀水雖盈而其汙屋雖存而將傾乃議葺之且官無羨財苟賦於民則予不為也閱封山之浮屠氏多藏者籍其餘什之一募工掄材一皆新之別為亭臺閣五植以珍木嘉果間以奇卉幽草紅蓂綠荷雜襲波上於是游者日往馬子樂州人之觀游是好遂署其中堂曰樂游其東堂曰廉猶厓之南其亭曰休因城之高其臺曰月抗水而榭曰采香閣為庖廚二次供賓客

舊亭皆無名亦名之在樂游之西者讓堂堂北有射棚南有石高丈餘奇秀可愛實自虛筆故宅徙焉背城而東向者絳珠閣閣後有石亦惟舊廉與讓米香米珠皆東西相值據城之隅者曰銷暑亭與月臺相屬而差小者曰風亭其浮有航其絕有梁其登有磴道其周有綠塙南北其門後谿前市山烟水風淵魚林鳥明滅虛徐浮流下上眺聽之際可以釋幽鬱可以道和粹予以公事不得自放於其間月或一至再至蓋希矣予猶以為數也越二年新太守在道予行有日矣因置酒為會同僚舉觴屬予曰湖亭雖舊而增廣之以至大備者非君而誰不可以不聞於後盡文而刻諸金石予予曰池館之作耳目之娛非政之急何足道哉然此州自江以西最為窮處故朝廷往往以有罪者居之予即其人也或終年不逢王人出於其塗非數君子相與樂此予何以久處乎後之踵於武者其以才選而來厥職宜政成民和能無燕嬉之事歟若以罪譴而來又宜有登覽之美庶幾忘遷謫之累焉繇是而言則茲境也當不廢也美取於予文如欲謹其歲時請以斯言刻之至和二年冬十一月一日記

張商英仰山廟記

仰山在州南六十里二神姓蕭氏仲父曰大分季子曰隆初廟在山之嶺逕潭後徙於堵田唐咸通中封秩視文昌郎南唐時大分封威烈王隆封靈顯公本朝大中祥符二年改封王曰靈濟公曰明顯考之遺圖訪之耆舊皆有徐璠者宜春浦村人也還自維揚舟次彭蠡有兩蕭生附舟以載順風揚帆一夕至袁顧謂璠曰予家仰山之下石橋之右若欲雨欲暘乎璠悟其神也叩頭訴曰璠無田可耕雨暘非急俄而山水大至夷高淖下為田五頃今浦村西徐田是也唐武宣間釋之徒有患寂者隱於郴州王芥山以嗣瀉山靈祐之道宴坐之際禪床陷地尺許山神跪曰吾地薄不足以棲大士袁州南仰師所居也會昌元年寂捧錫而來尋澗而入夜憇

大槌泊然假寐有二白衣進曰深山險絕師當何往寂曰吾欲卜菴於此
白衣曰我山神也願以此山施師寂曰汝能發歡喜心廣大心無障礙分
別心則吾受汝施白衣曰諾即指集雲峯下曰菴基莫吉於此居數月神
來告曰陋旅據水上游恐污飲漱遂徙居下流五里三年四月十三日神
又來言曰師淨侶日感咫尺住勢非所安請徙居中途且以旂四方參
學為一頓之地是夕大風雨拔木黎明廟已建於堵田寂之將滅也神泣
別曰法恩深厚未知所獲寂曰吾師滿山以正月八日去寂汝能為吾營
齋吾事畢矣於是城中火神於空中具述其事大昏再拜許之火乃滅遂
於是日齋僧於廟席地而坐威靈恐怖眾莫之測神言曰何不造僧堂擊
榿椎如叢林之制眾又從之徐鉉在金陵時二少年謁見風姿灑落語論
高妙鉉曰二君吾國之秀也何相見之晚耶少年曰僕象於宜春之南三
十里方春農事興國人用羊豕腥膻姑至此避之鉉異之遣人物色已失

所在此仰山之大事也吾聞莊周之言夫道生天生地神鬼神帝馮夷得
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然則山川之神皆得其所以為之道而
分授天地之職故能雷霆雷電以致其威雨雪霧露以致其澤祥風休氣
以致其和疵癘旱霖以致其罰惟其得道也故可以異之進乎道若二神
者幾之矣嗚呼茲山介於南方僻左之境蛇蟒之鄰虎豹狼狐之所廬魁
魁魍魎之所窟宅蔽以荆榛限以蘄絕憇夫牧子望崖而返馬蹄車轍不
與人間世通者莫知其幾千萬年而二蕭乃與患寂老相值於曠莽岑寂
之間悅其風樂其說不愛其宮室居處之安谿山形勢之美委而去之無
少靳心若二蕭者其進乎道者矣患寂老歸死於東山其事獨傳於其徒
而其徒不能宏其事繼之以亂離因之以廢壞邪巫老祝假托禍福以替
流俗而神死無以明予素知之元祐六年春將潛江西會廟令盜神糜者
為姦而佛印禪師了元者適居仰山因移郡下元擇僧主之元來言曰滋

祀不可遽革釋乎巫乎一聽於神禱而卜之神以釋告於是國人改器俾調服流膏割鮮化為伊蒲寒道之饌滌歌踏舞化為清磬梵竺之音元遣法子正己求文記之因叙其本末而示之昔元祐七年九月辛丑日記

鄭玉賓石乳洞記

袁為州在禹貢揚州之西南治宜春按震字記宜春有石室山今乳洞是也太中元年刺史蘇公球於嘉平節率其僚游而觀獵馬命從事曾受為文識之題曰乳洞文久失傳莫稽其迹後有蕭允宗者縣掾也書於壁間亦能言大中事惜當時之文不授無以紀勝槩予被命典教於袁嘗從容茲所嘉其隱然天威與人世絕逸自立區域也將使聞四方傳不朽因叙其畧洞在縣東三十五里洞之前有石亭衡二十五步寬三步有奇崇五十尺坦而明亭之中有門自門而入密不容光若廣宮大廈闕然而夜半也執炬循行歷歷可數曲而深度百尋其廣自三步其崇自五十尺而最

之環蓋維石入門而履之初則平土也可驟可馳已而降登旋折所融石乳盤結下垂旁出異狀人物可名若觀音若羅漢若鐘者若田者若井者觀音之狀上覆下承羅漢之狀森列不一鐘無形而有聲附壁莫辨叩之乃應田有邱塍卑高廣狹為之制井分三級水清而甘滿不溢酌不減田之上有小洞方廣二十餘尺峻不可入號石倉井之旁深入可十尋裂兩岐終合而一號南北市洞之畧如此洞之中冬溫而夏涼昔有李生者隱馬里落每夏旱則往問雨之日告無差期人咸異之其化也又斲木堊墁立像而神事焉像今存於亭或無雨禱之必應生既失其名字且不知其世聲聞相傳在人耳目予意天造鬼置當有物護持代不之慮者豈一李生止哉抑嘗聞陸羽茶經其評水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信也然羽雖喜泉源使其品第必知洞之水不劣於惠山虎邱也及讀韓吏部江山多勝游之句其謂宜春則是矣然吏部雖賞宜春江山之勝亦未必知乳洞

又其勝者也政和癸巳中和日記

孫琪疏泉記

宣和六年春正月予始至袁未幾居民三火而求水艱甚詢其故則曰井泉不豐歲旱輒涸仰水於江汲遠而售貴常以為病故緩急之際不足供饑缶昔嘗堰取仰山水為西陂溉田而以其餘轉鑿城中為火備今渠塞陂壞田變為陸不知幾何年矣博訪耆老莫知其端而老吏劉澄者出天禧三年通守袁延度疏泉亭記具載始末顧其石雖亡而跡可考又按令許歲委軍吏部役開決以防火災則知興廢之迹開浚之法其詳如此惟吏多苟且慢令不恤民瘼耳予曷敢不勉冬十一月農功既休乃召宜春尉馬緘治西陂乃召兵馬監押趙士勿浚渠未浚日已告功支分派通皆復其舊田不病溉居不病浚緩急之際不病救邦人歡呼樂復其利予於是樂斯民之樂而嘉前人之志感興廢之迹而懲苟且之習蓋自唐元和

及今凡三廢而三復矣烏知今日之復能無後日埋廢之患乎因復刊袁公記於石而書其後庶幾異時體國愛民者有考云七年三月望日記

既闕重修郡城記

袁州郡城議者為西漢大將軍灌嬰築信史沒其實為可疑按高祖五年嬰破項籍渡江足豫章郡時宜春為豫章屬邑六年令天下郡邑城憲城自此始必智慮宏遠知地利者所成不必嬰也後升縣為郡改郡為州而城不遠巨盜黃巢蕭銑寇江南獨不能入袁馬希範據長沙儂智高破邕管皆不敢東窺其城之利歟歷年既久墉堞頽圯濠塹湮塞漸不足恃蓋承平武備弛雖時繕修不過增庠培薄而已靖康初方詔修郡城建炎改元升郡為次要凡城池皆令堅險明年春瀕江盜起州無城者多不守袁人方懼之徽溪汪公希旦來鎮以靜重千里既肅迺謹奉詔帥治中閭邨公霖暨僚屬登舊墉視廢闕慨然相謂曰險之不設何以為郡不暫勞無

久逸不一費無百利於是計功度用請於朝給度牒又許勸有力者借助
乘農之隙涓日之良大興版築諸縣翁從伐木於山陶磚於野募聞民括
冗兵雖致期勿亟而工役自勸罄鼓弗勝矣重阿崇闔屹若雲矗控山阻
江雄冠東南何其偉歟城基周三十三百一十五步高一丈五尺周不可
益而增高五尺為二丈女牆三千五百步高五尺盡易以磚敵樓棧棚五
十總六百五十間皆舊無而今創修也守禦之具如弓矢甲楯旗幕鉦鼓
數皆累萬而藏之有庫守卒民伍晝夜警居之有屋百備所需無或不
備三月免戍事不想秦費約而功倍自非才力絕人時免有濟哀為州屏
蔽江淮襟帶湖湘地沃少饑民淳惡盜南土之樂邦也山平廣而無高險
水遠秀而無深險俗尚文而無武險惟知力田畝以食營廬舍以處服教
化修禮義而居常安隣封近壤間有寇攘矯虔則亦不能無蜂蟻之虞今
郭郭既壯盜穴潛珍雖異時弄兵潢池之徒亦當聞風而辟易矣西北士

大夫千里流寓者殆踵接輻輳誠以金湯之險有足恃焉耳其功惠豈小
補哉閩書見州縣營一臺榭亭館志在速賓各備登覽而已尚記其本末
夸耀無窮斯城之作上以奉明詔下以保生靈而無以記之其可乎于是
書之時建炎三年三月吉日記

阮閱化成巖記

宜春太守龍舒陳元明下車之初屬萍鄉賊退之後暇日行郊原視城壘
相形勢慨然念韓退之謝章曰人安吏備閭里無事此非古刺史語乎銷
盜賊還流移撫凋瘵吾職也時方艱難要以從容鎮之稽考國經訪求父
老見歷代人物之盛如漢陳重之謙虛唐盧肇之邁往鄭谷之華藻其間
接武公卿肥遯林壑者殆不可勝數則又歎曰山水所鍾因應爾也仰山
峭聳萬仞距郡南數十里比以祈雨請於神輒應未及詣山拜賜也郡之
西北有巖曰化成距江繞二里許歷覽山川回視城郭孰為勝地部使者

趙粹中曰巖與仰山對盍試登之翌日相與俱采顧子曰舊傳唐贊皇公嘗居於此因摩茅石刻驗之不誣東西二軒巖之上與其旁兩小亭皆不名而記之予因以贊皇公宜春十五賦二詩讀之撮其語曰倚幽巖而將夕故以倚巖名西軒植松杉之翠靄故以翠靄名東軒臨眺峯峇振鶯翔集見於公所賦故以振鶯名巖旁之亭不但臨流可觀亦想像公之羽儀如此巖上一亭持名曰仰止蓋以見吾曹仰止前人之意而又拱揖仰山相為酬酢雖欲辭此名而不受不可得也贊皇公相太和間方文宗意向訓注奮身排之連貶為是邦長史而不悔放浪林泉着之言語其賦鴛鴦有君子小人之辨而嘉二芳叢之晚榮足以見其榮靜退之風逮相武宗削平澤潞警服三鎮凜然與裴度齊名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嗚呼昔人謂邱壑廊廟不相為用贊皇公兼有之然則後之所以仰止公者豈獨倦倦於巖石之間為哉予衰且病尚及見公等云紹興四年甲寅七月二十

五日記

徐傳紹興甲寅免和羅記

祖宗酌前代和羅利便間令諸道羅所部以備邊儲以待乎頒九以為民也命有司相視地宜量度民力而後下令於郡郡奉命而行斯民惟忻應令無貳勉不獲已之態天子之惠施均達而有司於體國誼亦無負嗚呼祖宗以仁愛垂法此其意萬年不可易之規歟惟袁山隘地瘠民不得盡其力相習而惰任年豐稔賦輸之外家無蓋藏歲一不登則仰食旁郡其溪源流淺東歷分宜出渝川灘磧鱗比商運不通就羅者負載以馳僅紆旦夕之急設旁郡亦饑乏則袁無炊烟其西北二邑曰萍鄉曰萬載皆水道阻絕轉運崎嶇勞費持甚是以袁獨不可羅仁祖皇祐中以萬載秋苗不能輸郡俾附輸於筠袁之苗庾俾附清江政為袁不便水道者轉載費耳祖宗規度民間利病周密無遺聖聖遵體不敢違越雖紹興甲戌發帑

平之儲已卯羅萬斛之旨皆寢不行隆興初元軍須調度供億百費有旨
江西羅百萬輸丹陽一時有司失於討論而哀當其數守臣曾伋懼及祖
宗初意具不可羅狀條舉先後成牘聞上丐先罷熙朝廷嘉而免之淳熙
癸卯總司被旨以椿管羅五十萬常平使者復欲均羅五萬備賑貸二司
文徽交至守臣曹訓曰哀之和羅蓋屢免矣民之受賜舊矣使之一旦開
病民之端訓之罪也所請懇切二司卒從之郡為大碑銘天子之仁記使
者之惠相望後先為哀人慶哀人雖不能割牲醴酒歌舞徜徉家自娛樂
而十數年來婦子相保亡愁恨歎息聲皆免羅之賜也紹興癸丑傳被命
假守大懼氏力不裕明年漕使顯謨趙公輩以帥委羅文下之哀袁父老
誦隆興以來曾曹二公所請故事嗚於庭傳應之曰漕使靖重少許可事
不當意操持不移獨民所不便及所願欲弗得遂者罷行恐後驛聞立變
視古使者無愧傳為民祈請職耳豈當自後於曾曹二公耶及列其不便

以告果為之改命無難色未幾漕使更視師事會朝廷議賑饑為諸道分
羅江西當二十萬檄南昌縣佐葉國喬以三萬督辦吾郡袁素不曉又適
潦暎相仍農收不及常歲十四人方憂饑聞帥有檄聚語失色貳郡趙彥
真邑罕趙師處來諗傳曰今者帥以天子之命羅奈何傳曰請必可免亟
使募碑聯事狀馳詣府禱曰隆興淳熙相繼免羅有石刻在袁人德賢使
者之惠銘之肺肝豈惟石焉日者拜帥之賜尚新袁人繼此不無望於帥
也而忍棄之已而南昌縣佐蔡民力地勢不便農以狀聞使者未復命而
改羅之檄下矣袁人舉手加額曰帥之愛民非吾屬所知也以吾郡數百
萬生靈決生死於祈請從違之間猶將奪之乳哺而慈母弗忍也昔賢使
者有乳哺之恩而今賢帥臣沈保護之賜帥之惠侈於昔矣豈可無紀以
光前躅請伐石大書以昭不朽傳曰民受賜而傳進責不足道民頌帥之
德而傳獲托焉有稱於無窮傳之榮也於是著前後免羅之由以明沈此

惠之難與所遭之不偶然而刻之李冬望日謹記

張九成新修州學記

紹興乙未建安陳侯焯來乎宜春下車謁先聖先師於學宮已乃瞻顧廟貌徘徊廊廡喟然嘆曰夫子之道傳帝王相天地叙彝倫膺戎狄自天子以下皆師事之顧丹青漫漶楹栱傾弛甚不稱朝廷所以尊崇之意風俗之本教化之端當如是乎迺命教授劉瑜撤而新之越明年仲春經始而李秋落成畫繪炳明翰吳高潔儒風之盛甲於江西予出守邵陽道過其門諸生乃交揖而進曰吾鄉人物載在信史在漢則有陳重在唐則有盧肇黃顛諸公相繼而出又韓公振斯文於前今陳公大其事於後願紀厥實以為不朽之傳予曰憂患流離學殖荒落不足以副子請既而教授以書來宜春尉林仰又以書來予再辭而弗獲乃為之說曰學乎學乎利祿云乎哉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而入夫子不踰矩之道自志學而入蓋

一心之所營即經綸天下之業也一身之所履即綏定國家之事也耳目乃禮樂之原其可以弗正憂寐乃居處之驗其可以弗思陳侯之為是舉也豈徒然哉蓋將使此邦之士不遽怒不貳過如顏子無伐善無施勞如顏子自忠恕而得夫子之道如曾子自灑掃而得君子之道如子夏自徐行而得克齊之道如孟子抑將使此邦之士從顏子曾子子夏孟子數公而知格物之效志學之宗平天下不踰矩之道學乎學乎果利祿云乎哉諸生其勉之十一年正月日記

薛仲邑隆興甲申免和羅記

皇帝即位之初優恤軍民之詔屢下又令條上奉行次第敢有不虔者必罰無赦遠近靡誘以手加額曰王言大哉先是隆興初元秋九月戊己之師分屯備邊計臣謹儲積有請和羅大江之西數以百萬石轉輸丹陽袁之為州地僻左二十羅一官吏視朝會不知所以為趣辦計且聖天子立

武事圖恢復知者慮勇者奮傾困倒廉資供億固所願欲奈何視旁郡田畝募而山陸倍江流淺而灘磧稠歲一不登則盜賊攘故人有饑寒流移之患皇祐中上供苗米漕運不能通行乃有支移之議着為令甲可覆視也雖紹興甲戌發常平之儲己卯釋萬斛之旨皆寢不果行利害甚明人莫敢議太守曾公乃慨然身任其責取前後成案件具屢陳丐先罷黜期於必免章既聞二三大臣嘉其能布宣德意之美臺札報可命下境內鼓舞皆走告其令尹曰四邑之人飽饑安業亡恙歎疾苦之聲者吾君之德也吾君堯舜盛德固無能名矣太守之賜可忘乎異時民官興一利除一害莫不立祠以祝刻石以頌率夸說溢美矧今日之事可無大書昭示於後於是諸令尹具以士民之請俾仲邕紀其實仲邕因為言曰君以民為體民以食為命是君必資乎民而民必資於食也士君子蒞官行已當視富貴得失為除事心之所處要必無負於君民然後可若各身保位遇變

急喋不吐一言迨無所建明使主德不宣下情不達徒尸祿素餐殆昔人所謂以政事殺子孫者爾端明蘇先生在杭記陳公述古治其井云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然則人之於食豈不甚急於水耶先生論浙西漕發合發年額解斗漆價貴糴以此湧貴小民乏食條陳至於三四遂免上供米三之一杭人至今不忘太守用心乃與蘇陳合是於吾君吾民為兩無負其可以不書太守名後字彥思温陵人治郡恪遵詔令廉平不擾待物誠存心恕馭吏肅然隆寒感暑遣決不少倦抑強扶懦每思久而便民者然後行之見於治理班班有古循吏風此皆畧而不書獨書其為袁之無窮利者如此興隆二年甲申五月十四日記

昔免和糴即今免兌漕也袁不堪漕前代已然矣

張栻隱齋記

子弟杓為袁州再閱月以書來曰杓幸得備位郡守懼無以宣上之澤於

斯氏乃辟便齋於廳事之旁日與同僚講民之疾苦相與究復之暇則講詩讀書於其間以自培溉敢請名予嘉其意為大書隱齋字以寄蓋取孟予惻隱之心之義夫所謂惻隱之心者惻然有隱云耳嗟乎是心乃子民之本也一日夕之間事物之接乎吾前與乎講論之所及思慮之所萌所謂惻然而隱者如源泉之連續而不窮新而有常流行而不可以已則其履度也豈有越思而其施於四境之內者雖不中不遠矣子其體是心而存之而充之勿使有害之者而已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所貴乎學者以能愛人也為政者苟惟不知是心之存則本既立矣雖有過絕人之才智亦何以觀之哉抑又有說焉人之情於其始也惴惴然懼其不免也汲汲然憂其不及也暴民之從違而未敢安也則是心之不存焉者寡矣及其久也於意之得而偏於譽之聞而矜於令之行而忽則所謂隱然者將泊於因循而息於驕肆政之所由隳也嗟乎可不懼哉而可不察哉又其

記

張栻新修州學記

淳熙五年秋八月栻來宜春至之明日州教授李中興州之士合辭來言宜春之學自皇祐中太守祖無擇賢始為之今百有二十五年矣中更兵革廢而復興惟是靡陋弗克稱至於今守乃慨然按循舊規首闢講肄之堂立稽古閣於堂上生師之舍皆撤而新之將告成而君侯適來敢請記以詔多士栻謝不敏則請益堅乃進而告之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意亦嘗考之于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固有以率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矣至於三代之時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蒞之而其法亦加詳焉然

其所以為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乎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皇朝列聖相承留意教養所以望於多士甚厚三代而後言學校之盛未有若此時也然則教於斯學於斯者其可不深攷先王建學造士之本意而勉之乎夫四德之在人各具於其性人病不能求之耳求之之方載於孔孟之書備有科綴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孝弟之行始乎閨門而形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是則無負於國家之教養而三代之士風亦不越是而已嗟乎可不勉哉於是書以為記今守名杓實棧之弟也是月庚戌記

陳琦重修兩獄記

張侯守袁州之數月政孝惠洽閭境安帖宿弊不留方春時吏以囚病告侯侯命醫診療往視狴犴則屋朽欲壓外壁虧圯旁溝壅閉滯雨無節病

故交作退謂僚佐曰愚民抵冒至此罪重法當繫又爰書訊鞫論報法不當泄獄所由立也有如敗腐湫底弗圖使病者得不當死之死非過歟乃節浮費得錢百五十萬有奇度木於山募工於民周以垣牆培厚基址撤舊屋而增新之堅而明寬而密飲食洗濯之器左右具足為外牢二一待病者懼戾氣之染一待寄囚防漏言之失思慮周備可為後法經始於五月初告成於八月之中於是邦人相與言此邦適太守數更易百事廢弛侯之來視吏姦恤民隱有土木之餘力不以他及而先斯獄請有以記之琦聞君子之政有本末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求也法不失罪顧以為求於獄何有雖然利欲熏心與外交馳相成相搏愚民何知有法縲絏之下困苦押客氣剝落天理漸復往往悔前之為是獄也亦教化之助未可以末故忽也如其已弊弗顧諱曰不忍以是待吾民毋寧使完備而恥格之民不至嘗考月令有繕囹圄之文而漢詔

以囚不瘦死者為史殿最重人命也侯之用心可不謂仁矣乎為吾培袁
之人畏法守義其自今使亡一人之獄則為報侯之德也已侯名杓字定
雙淳熙丁酉九月望日記

朱子三先生祠堂記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既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於講堂
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
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
修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為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
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
於今矣濂溪周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源
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
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于是其學遂行於世

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
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感於時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克齊其君
民者焉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為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
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輕議
之其有畧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即事窮理以求其功
於修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為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
不有在於斯歟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足公嘗欲有請於
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祀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熹之亡友建安魏君
揆之為大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荆公安石父子勿祠當世皆
不果行識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秀者畧如揆之之
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夫推而上之以及於
濂溪其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杓丞相魏忠獻公之子文學史治皆有

法觀於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自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祀徧於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既為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以俟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朔記

周必大宜春臺孚惠新祠記

袁恃孚惠二王為司命郡以宜春臺為勝境壯亭樹於林木之表山川城郭俯視無遺輟燕游以奉神做則改為者太守徇邦人之志也按仰山距城七十里而遠二王既敬釋氏遜山與寺從廟堵田距城三十里而近人猶患不得朝夕致敬也故九水旱疾疫迎神臺上以便祈禳已事乃歸其來久矣建炎中劇盜金兵繼至守奉像設而駐師焉賊薄城若有禦之者最後望見二神黃衣白馬往來雄堦間駭異而走紹興初即臺立行祠淳熙甲午易亭為殿又移慈濟院於臺西奉惠寂禪師即神所敬者初寂歸

老韶州將謝世神往訣別問豈無見屬予寂曰吾師靈佑禪師以正月八日游於瀟山宜就是日普設僧供神敬諾自後及期則舂蠶幽贊縑素咸聚歲以為常既遷城中齋會滋盛遠人四集凌虛剗閣以待有眾慶元己未九月丁未融風為災一夕俱燼士民誰曰此飛簷祭空之咎也爭輦土石培展臺基首營正殿五間後列瀟仰二禪師暨王之父子又為堂以識參請設亭以備拜享別造齋閣於新址總用錢八百餘萬郡守李說捐金穀倡之閩境爭趨和之明年四月訖功來求記予聞靜者為性動者為情性無有不善情則隨物應焉大而天地明而為人寂寞者佛變化者神雖曰殊塗然而仁民愛物之性善善惡惡之情未嘗不均今二王既辟災捍患加惠斯民民亦秉彝好德思媚神靈故是役也富者輸財壯者效勤自求多福用底於成得非道一而已如吾儒所云者乎咨爾袁人治情以禮養性以仁以稱天地神佛之心還比屋可封之淳豈惟袁人四方其訓之

張嗣古修城記

開禧改元夏五月廬陵羅公克開被天子明命來守宜春郡訪風俗詢利病髮櫛刀解未幾登城周視則甍堞頽圯榛莽叢生大不足為民衛因喟然歎曰保障太守職也而玩愒至是乎迺稽功料役增卑培薄伐材陶甃於山於郊百堵咸作因舊而增新之其木石甃瓦之材以枚計之凡五萬五千有奇役人之力以工會之幾二萬而樓臺屹立雉堞崇峙大體蓋畧備矣按宜春郡肇於秦漢定於隋唐而升於我宋江湖荆漢蜀廣之道四出於此方海宇熙人擊柝聲沉咸謂江右樂土歲或不登隣壤環接一有赤子弄兵潢池則武備弗究所恃惟城池而已世傳漢灌嬰定豫章郡城宜春而史不書殆無所考信然圖志謂黃巢蕭銑寇江南不能入馬希範據長沙不敢東窺則城之堅且固亦舊矣靖康建炎間修築之詔屢下翼翼巖巖固有利闕數十年來縮甲不用太守以理財聽訟為急以聲廢補

弊為緩決防弛備踵陋習傾備摧弊廢頽不復經營袁民得真枕者真幸耳世所急而公緩之世所緩而公急之此公之所以為遠慮也賈誼有言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天下之弊其積非一日則其起亦非一人吏以君安苟且為常固不可望其有所修植然植者立修者全而繼之者弛焉則僵與壞不旋踵矣公治袁二年惠洽咸賜璽書之徵當已旬九天下杜壞於檄扶僵於漸獨非來者責歟雖然民保於城城保於德使良二千石有善政以結民心有德化以固民志則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城雖百年弗壞可也開禧丁卯三月記

黃榦韓文公新廟記

自堯舜至於孟子二千年間聖賢迭興以道相授其章章較者者前後相望也畢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倫亦皆得以與知道者之列顏曾子思則不待言而源流可考也自孟子蓋千年而後有韓公獨以斯道之

傳為己任以古準今壹何盛衰顯晦之殊邪古者道德一風俗同歷世雖
久所守者一說而見素明也周衰異端之禍起學者各以其所見為守而
道始晦故古之為道也易後之為道也難若韓公者專墜緒於支離踏駁
之餘而卓然有見焉則自比於聖賢以冀斯道之傳宜矣公固以道自任
後世稱公者亦以道歸之約六經之旨以起八代之衰排二氏之非以濟
天下之溺諫宮市貶諫佛骨又貶流離困蹟瀕死而不悔公如鎮州逐公
者皆甲人為公危之公以理開諭皆俛首聽命非有道能若是乎然先儒
誦公之言獨曰軻之死不得其傳非公有所見則所傳者何事且公之所
見者何也天之所命之謂性公則曰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率性
而行之謂道公則曰由仁義而之焉之謂道修身以導民之謂教公則曰
其法禮樂刑政其位君臣父子由是而充之則日用常行莫非天理而私
意人欲邪說詭論無所容乎其間矣其辭確其旨明此豈臆度料想所能

及哉體於身驗於心斷斷乎不可易也以公之所見觀之則聖賢所傳其
不以是欺荀楊氏去孟子未遠也醇疵之不同其見者異也公稱孟子醇
而斥荀楊之疵則公之見蓋有得於孟子而又以自況也公之書一則仁
義再則仁義見之明也如此居仁由義聖賢事業不難進也而況言論氣
節之一二乎故論公之迹不足以知公之瀑觀公之所見則公之以道自
任者可知矣公嘗為袁守袁故有公廟後遽馬尋復其舊歲久頽圯太守
著作郎鄭侯自誠始新之崇正少卿滕侯強恕續成之而屬翰記其事世
之稱公者既不足以知公之深甚者則指公為文人而又以文為道使聖
賢之道不明而公之旁搜遠紹平苦而僅有之者生不得究其施歿無以
白於後非先儒發其蘊公之志何自而伸邪推先儒之言以明公之志其
敢以陋為辭翰不敢以文尊公則公亦不陋其文之陋也廟之役始於嘉
定戊寅之十月其成以己卯之三月董其役者司戶高炎後三月望日記

張嗣古社壇記

社以神地之道古也邑有祠社之壇禮也因以圯壞而修復之為政之先務也古者養民之政六府是先金木水火非土不成人非穀不生故聖人推本始以報祀即天子至於郡邑通得祀社稷所以救民反始以厚其本也後世吏以文法相高催科獄訟簿書期會是究是圖絀禮不講視土穀之祀為具文壇壝弗飾牲幣弗虔踵隨襲傾頽以戊祭應故事禮則亡矣何有於政宜春社舊有壇在西南頗做歲久鞠為榛莽一遇春秋秋報始鳩工投整拔蕪穢事已如初乃若風雷雨師則望祭於廳之東於禮經尤不協今邑大夫王君孝序期年政成慨然憫焉亟命工殫治之壇增其高墮周其外傍立風雷雨師之壇四列其位一如禮制亭翼於前以虞風雨門伉於外以嚴啟閉周植喬松創立華表以引遐觀於是昔之廢墮煥然一新夫古之有氏有社者固欲齊民之禮與祀神之禮並行交舉然而講

明古道者尤以民政為事神之本所謂民為貴社稷次之是已尸百里之寄者使能以禮義迪民毋暴征毋峻令本末有序治化流行膠庠相習於明倫而禮行於士墮里相安於平秩而禮行於農塗肆相為貿遞以利用牟生而禮又行於工賈驗諸四氏式禮不愆則祀神而神在庶乎可以亡愧不然雖潔斯牲雖崇斯壇神其吐之矣王君之於是役也蓋深察乎事神之本故予特書其事以詔悠久嘉定十二年二月庚戌記

滕強怒州儲倉記

予為當塗歲大旱人食不能日二舖閩郡震怖始乞米於常平使者不足則乞諸朝請截上供綱佐民食又不足則乞諸轉運使請發寄輸之儲以助濟糶於是得米斛十萬以食餓者民熙熙如樂歲焉事少間因思艱食時非賴天子仁聖朝奏暮報其答如響部使者又皆賢且協心厚下一日不得食涸轍之民皆將索之枯魚之肆矣予懲往事守袁兩載歲率上熟

慮穀賤傷農於是始議廣糴以平市賣且豐凶代有天之行也州苟自有備遇歉發以予民如播篋中物隨取即獲固不待有請於朝於部使者而後得之其利不既遠矣乎此州儲倉所由立也州故有儲慶元六年太守李侯詵為之貯粟凡一萬二千斛惟有文書計其出入廩庾弗修防禁不立抵今二十年見米才什之五乃即郡帑省浮浪不急之費斥其贏質以充糴本又稍附益通得米二萬斛夫自李侯至今閱歲無幾何而廢壞折耗若斯之極者法不立也法苟不立雖有賢者將不能繼始闢州倉之北偏建廩四列為儲特又限門閤嚴扁鑰別官吏固或侵越戒守者以新陳相易贏縮相補循環如一日無廢厥初其殆可久顧法雖立守之則在乎人予之志抑豈無所待乎袁雖小比歲士大夫更治民者多樂居之而朝廷常遴選賢侯以惠爾民其選精則繼者必多賢也繼者多賢則同予心者不待二十年之久而後一遇且將益廣其儲益修其法以成予志之未

備者豈但曰俾勿壞而已予為袁修李侯之廢二事曰平政橋曰州儲倉橋別有記茲載其置倉始末及所以期待後人者刊之石嘉定十四年四月日記

元

虞集新建尊經閣記

宜春之為郡在江右上游山川究固神氣休明民生其間務本而力穡志定而用約商賈利欲之誘少都會繁夥之習微尊吏畏法奉命受役歛焉自保政用不煩昔韓文公以文學為治其民不忘至今尸而祝之迨時江李氏之作學記有以風厲之及張宣公記新學朱文公記三賢祠大有以教其人其君子有以成其德庶民有以從其化休休乎其無斁也然而世之相去漸已遠矣國朝慎擇牧守豈弟之譽相聞前太守真定張侯崇顏在郡時嚴君仲毅來長其幕作而言曰國家恩澤至厚也府君甚賢吾民

甚易治然而鬼神禍福之說勝而閭里之趨向易譎豈非學校不修而教之無其素也乎乃躬督學賦之入時其師弟子執事者廩稍之給而節其浮冗期年得錢若干將大作學宮之事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寬厚治辨民以寧壹學校侯職也而所屬諸仲毅者益得盡其心焉乃購巨材於故家取良斲於遺庾作尊經閣於講堂之北若干步崇基八尺深四十尺廣五十尺楹之崇如深之數形勢規模之大丹雘塗堊稱焉東南學校建立之盛莫或加矣為兩廡以屬諸講堂之左右作靈星門於廟門之南餘屋之適用者以次而就目一木一石一工一役備估之直親給以時不及吏手如治家事畫諾之暇日必至焉畧無風雨之間以其蒞事嚴明是以用約而利周敏成而固久足以流美於方來也舊有夫子燕居像奉而置諸閣移李氏學記石刻置堂中經始於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四月至八月而落成予以過客得觀覽焉郡史以下授簡俾為之記集乃為之言曰美

哉乎尊經之為名陶也人之於天也天下之於君也一家之於親也蓋有恒尊矣上古民淳朝作夕息于其所尊無所違矣風氣既開帝王迭作已不能無不親不遜之憂孔子出於羣聖之後當時變之極王者之迹熄斯民之禍起生乎其世者不知天之所與者至貴至重而不可踰也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不可紊也是以有憂焉而述作興矣則又因其行事之失而正之以獲禮之常使萬世之下因其典籍之所存得以行乎治化是以儒先君子以功過於堯舜而有罔極之思焉然則天下萬世之於聖人也書之於經也所由以知尊其所恒尊者也可不尊乎奈何後世之學者誦習文義以為工不真知其可尊之故異端高遠以為勝而謬於其所尊之實其憂可勝道哉是學也有諸君子之記言在來游來觀於斯閣者必有能尊其所當尊者矣豈徒為瑰奇詭異之觀而已乎

錢習禮重建三先生祠記

道之大本本於天用之在天下傳之在聖賢自堯舜至於孔子至於孟子皆五百年或百有餘年而聖賢出故斯道之傳繩繩不絕自秦而降漢晉隋唐以及五季千數百年之久聖賢不作斯道不繼至宋興五星聚奎天啟文明大賢輩出時則有若濂溪周先生河南程氏兩先生皆以傳道為己任圖之於書探造化之源明事物之理發往聖之所未發覺斯民之所未覺扶天常正人紀使斯道大明昭如日星其功與天壤相為悠久可也天下學士翕然宗之故所在學校多闢祠室以祀焉哀之祀舊在學宮西偏迫隘庳陋不足以示嚴奉之意比歲郡御史韓公雍按郡至學拜謁祠下徘徊歎亟命郡縣長貳與韓文公廟徙至宜春臺右一時並作制與廟稱左右列之肖像其中濂溪先生南向坐明道伊川先生東西向以侑焉郡之父老士民來觀者莫不稱慶然祠之設豈直為觀美哉尊賢尚德而風勵之意存焉九哀之士僥力于聖賢之學者歲時必祀進拜跪奠近

先生之貌像而瞻仰之悠然與高山景行之思惕勵於中退而玩其園誦其書味其言存諸心蘊之而為德行見之而為事業斯無愧矣若徒淪溺於俗學之陋持之以取科第謀利祿釣聲譽不足以淑人心扶世教是則三先生之罪人而非公與郡縣之所期望也可不勉哉遂書為記俾刻石而置諸祠間以為爾諸生觀省之助云

歐陽元袁州路繕修記

宜春為郡介江湖間山水清隄風氣厚密其神能靈其民能淳為厥長吏因俗易使導以身教利建事功至順二年冬十二月通議大夫錦侯不花擢由容臺來刺名郡私未黥突畢妨在公乃睇府治東柱西構視厥門廡上漏旁穿部使之館賓幕之次以及燕休之堂登眺之樓游息之園鵲詠之亭府史胥徒庖闈廡廡舊有位置今穢不治或傾欲墮或危欲壓雖時錦侯乃諷察窳乃咨賓屬宿戒父老斯徵富民進而爵之侯乃言曰治官

猶家家之隆替觀所恒居垣墉虧疏塵陞夷削凡百隆墮推是知之視彼
富潤有覺斯樞勢固不侔亦所自致矧今牧守視古侯伯雖今富民其道
視子其分視臣爵退而處服御華好則視長上居懷阨危從我違邇寧汝
獨安吾嘗觀風考察部屬有司興繕弊有二焉民賦力產吏容奸欺官督
期程工售濫惡苟完未幾馴致朽撓粵有文吏拘牽故事常在得已輒持
兩端踰容目前遺患厥後迨夫淪昏滋以病眾斯二弊者吾賢恥之今及
汝約恒產高下推次惟汝工稍多寡陳力惟汝官不督迫吏無徵呼汝某
治甲汝某治乙我惟示成有不樂者疇抑汝配於是父老曰便富民曰宜
言訖飲酒罷而與期及期子來並手角能植者用壯承者用隆舉者無贏
懷者無墟械者砥平磨而甃之丹者黜者藻者繪者無或浸漫先後工訖
完美如一突窾從衡楹數百計悉前所陳煥若新作侯乃於日共具牢醴
合樂洛之又進父老及諸富民爵如初儀為之言曰雖此宜春郡治奕奕

山川發靈神降純嘏暘雨時若有年穰穰民富以教士秀而文吾幸處此
與汝同休去即傳舍九厥洵美汝世享之守何與茲父老富民咸下其手
合辭報公且矢於福願賜蕃祉與治俱新天子萬壽百度斯敷公敏且潔
宜為蓋臣君匪奉己示我等倫我民於變不成以信受命於上服勞其親
筮占在茲施我子孫無遺公憂以愧我民參軍揚搗奉圖走書來求于核
其事辭以繹之且告來者嗣而續之有廢不理眾手攜之為從子游為我
石之是役初作郡牧之長伯顏帖穆相與欽之用迄於成是皆宜書耐葦
元輔實董其事吏宋必達又宣力馬候至之明年壬申九月傷工又明年
癸酉七月竣事記以是年之八月土水金石埏埴壅斷工費若干既集眾
力不會於公無從稽云

虞集重修張巖書院記

張巖書院者臨江教授千崖張君作也千崖沒子孫遠仕京師弗遑於茲

而其甥榮岳孫請諸舅氏捐貲鳩工繕治不數月而成來求文以記之夫南山張氏之亭館甚多而岳孫獨先事於書院觀其志之所存可謂知本者矣宜春在江右之上游其風土淳厚其人易與為善西瞻衡岳則岳麓書院在馬東望廬阜則白鹿洞在焉此青賢之所經營皆依乎名山大川者也今巖學得山水之秀故可托以久長者乎今天下好事者築室買田以資講習然一列於學官則行有司之事而強誦邊豆始為文具者多矣獨巖學達於城闕之喧囂邈乎公府之拘制饋餉時至無乏絕之慮人迹在通無岑岑之苦息馬遊馬無所事乎其外及其閒暇可以登山眺遠而登揮其詠歌環千里而觀之為學之善地未有過於是者雖然樂順適則志易墮之磨礪則德每孤前輩寥落師友道廢遺言之微孰究孰擴趨時尚者竊緒餘以釣利祿務高遠者假近似以立名聲疏幽自欺之風有不可勝言者宜春文物之邦深山茂林豈無古學之士經明行修足為師表者張巖之人其力致之也乎苟賢者之未易致也則岳麓白鹿洞晦菴朱子南軒張子之成規緒論在焉宜取而表之相與尊信而從祀焉可也尊信則不搖於異議從祀則馴至於成功異日衣冠之盛彬彬然自巖學而出則張氏榮氏之名顯著於天下豈直山水光華而已哉

杜可袁州路修建記

都會裂侯術廢錯置郡邑羸行無良懲末大而公其制章惟是善漢仍之代遂莫渝土貢田賦民數訟牒一隸取給而字理之凡郡即古侯國也袁名因山山巖居漢袁隱君名繇生頌邑四較萍鄉戶尤繁元貞制州之繁傳版民二十萬是郡於江西為上舊治崇峻而廳聯屬廳而南對峙史舍中為重門又前為戰鬥門薄大衢左右跨之而岌二楹用出入民廳陰不百武別闡堂及堂復構齋西園堵而圃植芳卉嘉木間樹奇石竇李渠注池榭其上還分池之餘溝引瀧瀧走西北貫救玉亭赴曲水環池曰清心

曰風自曰景韓歲寒不受暑皆堂也惟清心風自表裏相麗棲其巔同於
堂飛複閣以通往還山若表若仰若蟠龍白鶴偃塞起伏無日不獻壯歲
寒之雲山則二樓附庸規制宏且備矣憶昔之經始與增建廣築逮久而
敝敝而葺葺不一葺覘成績而知前修勤勞不竊賞養富忘偷苟秩滿去
郡欵附逾世擁牙坐府守幾更迭曾興懷直漏者乎至大初元侯長恕都
魯脫因總管朶兒直偕僚屬如前之始營增廣屢葺者雖厄傳靡一不撤
而作新舊或狹卑有舒有隆倍光其初求益質幕二十六楹閣陣牘庫四
十八楹右背巖寒新崇節堂永廓峻壙殊行異閣侯部使者按治歲至所
也椽麗礎堅赤白炳明昉稱大府雄甲江西諸路能足羨資而然蓋議始
總管公侯長謂茲予心乘時豐穰割祿導先佐貳順成巨室有禮勸相奔
走斬木陶埴一鼓作氣四閱月遂工偉哉斯役也推類從事何之弗成十
金之家一畝之室畫茅宵索迨天未陰矧大府民具爾瞻德隨惡乎可第

有賢侯之為而歎愧者宜著祇力事職不懈之實為方來勗時同知倉刺
甫沙治中暗都刺哈蠻判官馬合麻沙推官孟誠經歷李貞知事成翼照
磨按牘萬國良董役分宜縣主簿葉嗣宗府掾袁賢張顯忠并士民之樂
施名附碑陰至大己酉季夏正議大夫袁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大
勸農事忽都魯脫因少中大夫袁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兼管造茶勾
當朶兒直立

